

尚書註疏

十二

□ 12
78
6



門 78  
卷 6

尚書註疏卷第十一

漢孔氏傳

唐孔穎達疏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田一儔

奉訓大夫司經局洗馬管司業事臣盛訥等奉

勅重校刊

泰誓上第一

周書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

傳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

以為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武王三年服畢觀

兵孟津以下諸侯伐紂之心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

○芮如銳反、虞芮、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傳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更與諸侯期而共伐紂、○孟津地名也作泰誓

**三篇傳** 渡津乃作疏惟十至三篇、○正義曰、惟文王受命十有一年、武王服喪既畢、

舉兵伐殷、以下諸侯伐紂之心、雖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至十三年、紂惡既盈、乃復往伐之、其年一月戊午之日、師渡孟津、王誓以戒衆、史敘其事、作泰誓三篇、○傳周自至示弱、○正義曰、武成篇云、我文考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惟九年大統未集、則文王以九年而卒也、無逸稱、文王享國五十年、自嗣位至卒、非徒九年而已、知此十一年者、文王改稱元年、至九年而卒、至此年為十一年也、詩云、虞芮質厥成、毛傳稱、天下聞虞芮之訟息、歸周者四十餘國、故知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為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至此十一年、武王居父之喪、三年服畢也、案周書云、文王受命九年、惟暮春在鍋、召太子發作文傳

其時猶在、但未知崩月、就如暮春即崩、武王服喪至十一年、三月大祥、至四月觀兵、故今文泰誓亦云、四月觀兵也、知此十一年、非武王即位之年者、大戴禮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則武王少文王十四歲也、禮記文王世子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計其終年、文王崩時、武王已八十三矣、八十四即位、至九十二而崩、適滿十年、不得以十三年伐紂、知此十一年者、據文王受命而數之、必繼文王年者、為其卒父業故也、緝侯之書言受命者、謂有黃龍玄龜、白魚赤雀、負圖銜書、以命人主、其言起於漢哀平之世、經典無文焉、孔時未有此說、咸有一德傳云、所征無敵、謂之受天命、此傳云、諸侯並附、以為受命之年、是孔解受命、皆以人事為言、無瑞應也、史記亦以斷虞芮之訟、為受命元年、但彼以文王受命七年而崩、不得與孔同耳、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故九年文王卒、至此三年服畢、此經武王追陳前事云、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是十一年伐殷者、止為觀兵孟津、以下諸侯伐紂之公言于商、知亦至孟津

也。○傳十三年正月至伐紂。○正義曰：以二月戊午  
 乃是作誓月日。經言十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又云：戊  
 午次于河朔。知此一月戊午是十三年正月戊午日。  
 非是十一年正月也。序不別言十三年而以一月接  
 十一年下者，序以觀兵至而即還，略而不言月日。誓  
 則經有年有春，故略而不言年。春正言一月，使其互  
 相足也。戊午是二十八日，以歷推而知之。據經亦有  
 其驗。漢書律歷志載舊說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武  
 成篇說此伐紂之事，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則壬辰  
 近朔而非朔，是為月二日也。二日壬辰，則此月辛卯  
 朔矣。以文數之，知戊午是二十八日也。不言正月而  
 言一月者，以武成經言一月，故此序同之。武成所以  
 解一月者，易革卦象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象曰：君子以治歷明時。然則改正治歷，必自武王始  
 矣。武王以殷之十二月發行，正月四日殺紂。既入商  
 郊，始改正朔，以殷之正月為周之二月。其初發時，猶  
 是殷之十二月。未為周之正月。改正正在後，不可追  
 為正月。以其實，是周之正月。故史以一月名之。○

以為古史實，或云正月，或云一月，不與春秋正月  
 義或然也。易緯稱文王受命，改正朔，布王號於天。  
 鄭玄依而用之，言文王生稱王已改正，然天無二日。  
 民無二王，豈得殷紂尚在而稱周王哉？若文王身自  
 稱王，已改正朔，則是功業成矣。武王何得云大勳未  
 集，欲辛父業也。禮記大傳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  
 既事而退，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是追為王。  
 何以得為文王身稱王已改正朔也。春秋王正月，謂  
 周正月也。公羊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其意以正為  
 文王所改。公羊傳漢初俗儒之言，不足以取正也。春  
 秋之王，自是當時之王，非改正之王。晉世有王愆期  
 者，知其不可，注公羊以為春秋制文王指孔子耳。非  
 周昌也。文王世子稱武王對文王云：西方有九國焉。  
 君王其終撫諸呼文王為王，是後人追為之辭。其言  
 未必可信，亦非實也。○傳渡津乃作。○正義曰：孟  
 河，北地名。春秋所謂向盟是也。於孟地置津，謂之孟  
 津。言師渡孟津，乃作秦誓。知三篇皆渡津乃作也。然  
 則中篇獨言戊午次于河朔者，三篇皆河北乃作分

為三篇耳。上篇未次時作故言十三年春中篇既次乃作故言戊午之日下篇則明日乃作言時厥明各為首引故文不同耳尚書遭秦而亡漢初不知篇數武帝時有大常蓼侯孔臧者安國之從兄也與安國書云時人惟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為信然不知其有百篇也然則漢初惟有二十八篇無泰誓矣後得偽泰誓二篇諸儒多疑之馬融書序曰泰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及火復於上至於王屋流為鵲至王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無在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泰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泰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泰誓曰獨夫受禮記引泰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文泰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弗復悉記略舉五事以明之可知矣王肅亦云泰誓近得非其本經馬融惟言後

得不知何時得之漢書婁敬說高祖云武王伐紂不期而會盟津之上者八百諸侯偽泰誓有此文不知其本出何書也武帝時董仲舒對策云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鳥周公曰復哉復哉今引其文是武帝之時已得之矣李暉集注尚書於偽泰誓篇每引孔安國曰計安國必不為彼偽書作傳不知顯何由為此言梁王兼而有之言本有兩泰誓古文泰誓伐紂事聖人取為尚書今文泰誓觀兵時事別錄之以為周書此非辭也彼偽書三篇上篇觀兵時事中下二篇亦伐紂時事非盡觀兵時事也且觀兵示弱即退復何誓之有設有其誓不得同以泰誓為篇名也

**泰誓傳**

大會以誓衆

**疏**

傳大會以誓衆○正義曰經云大會于孟津知名曰

泰誓者其大會以誓衆也王肅云武王以大道誓衆肅解彼偽文故說謬耳湯誓指湯為名此不言武誓而別立名者以武誓非一故史推義作各泰誓見大會也收誓舉戰地時史意也顧

氏以為泰者大之極也猶如天子諸侯之子曰太子天子之卿曰太宰此會中之大故稱泰誓也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傳 三分二諸侯及諸戎狄

此周之孟春。惟十有三年春或作十有。疏 惟十至正義曰此三篇俱是孟津之上大告諸國之君而發首異者此見大會誓衆故言大會于孟津中篇徇師而誓故言以師畢會下篇王更徇師故言大巡六師皆史官觀事而為作端緒耳。傳 三分至孟春。正義曰論語稱三分天下有其二中篇言羣后以師畢會則周之所有諸國皆集牧誓所呼有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知此大會謂三分有二之諸侯及諸戎狄皆會也序言一月知此春是周之孟春謂建子之月也知者案三統曆以殷之十二月武王發師至二月甲子咸劉商王紂彼十二月即周之正月建子之月

也。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傳 冢

大御治也友諸侯親之稱大君尊之及我治事衆

士大小無不皆明聽誓。疏 冢大至聽誓。正義曰

之事故通訓御為治也同志為友天子友諸侯親之也牧誓傳曰言志同滅紂今摠呼國君皆為大君尊之也下及治事衆士謂國君以外卿大夫及士諸掌事者大小無不皆明聽誓自士以上皆摠戒之也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傳 生之謂父母靈

神也天地所生惟人為貴。疏 生之至為貴。正義曰萬物皆天地生之故

謂天地為父母也老子云神得一以靈靈神是一故靈為神也禮運云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言人能兼此氣性餘物則不能然故孝經云天地之性人為貴此經之意天地是萬

物之父母言天地之意欲養萬物也人是萬物之最靈言其尤宜長養也紂違天地之心而殘害人物故言此以數之與言此以數之與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傳人誠聰明則為大君而為衆民父母但反今商王受

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傳沈湎嗜

酒冒亂女色敢行酷暴虐殺無辜報反注下同嗜市

志反切韻常利疏困若沈湎於水酒變其色酒然齊同

故沈湎為嗜酒之狀冒訓貪也亂女色荒也酷解經之暴殺解經之虐皆果敢為之案說文云酷酒厚味也酒味之厚必嚴烈人之暴虐與酒嚴烈同故謂之酷罪人以族官人以世傳一人有罪刑及父母兄弟妻子言淫濫官人不以賢

才而以父兄所以政亂疏秦政酷虐有三族之刑謂

非止犯者之身乃更上及其父下及其子經言罪人以族故以三族解之父母前世也兄弟及妻當世也

子孫後世也一人有罪刑及三族言淫濫也古者臣有大功乃得繼世在位而紂之官人不以賢才而以

父兄已濫受寵子弟頑愚亦用不堪其職所以政亂官人以世惟當用其子耳而傳兼言兄者以紂為惡

或當因兄用弟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

故以兄協句耳萬姓傳土高曰臺有木曰榭澤障曰陂停水曰池侈

謂服飾過制言匱民財力為奢麗日榭爾雅云有木

彼皮反障之亮疏傳土高至奢麗正義曰釋宮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李巡曰所以

萬曆十五年刊

言流卷二

為之，所以觀望也。臺上有屋，謂之榭。又云：無室曰榭，四方而高曰臺。孫炎曰：榭但有堂也。郭璞曰：榭即今之堂堊也。然則榭是臺上之屋，歇前無室，今之廳是也。詩云：彼澤之陂，毛傳云：陂，澤障也。障，澤之水使不流，洫謂之陂，停水不流謂之池。侈亦奢也。謂衣服采飾過於制度，言匱竭民之財力為奢麗也。顧氏亦云：華侈服飾，二劉以為宮室之上，而加侈服，據孔傳云：服飾過制，即謂人之服飾。二劉之說非也。殷本紀云：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益收狗馬奇物，充羽宮室，益廣沙丘苑臺，多聚野獸飛鳥，置其中。大聚樂戲於沙丘，以酒為池，懸肉為林，使男女僕相逐，其間說紂奢侈之事，書傳多矣。焚炙忠良，剝剔孕婦。忠良無罪，焚炙之，懷子之婦，剝剔視之。言暴虐。○剝，口胡反，剔，他歷反。疏傳：忠良至暴虐，孕以證反，徐養證反。○正義曰：焚炙，俱燒也。剝剔，謂割剝也。說文云：剝，剝也。今人去肉至骨，謂之剔去，是則亦剝之義也。武王以此數紂之惡。

良剝剔孕婦

傳

忠良無罪，焚炙之，懷子之婦，剝剔視

之，言暴虐。

○剝，口胡反，剔，他歷反。

疏

傳：忠良至暴虐，孕以證反，徐養證反。

○正義曰：焚炙，俱燒也。剝剔，謂割剝也。說文云：剝，剝也。今人去肉至骨，謂之剔去，是則亦剝之義也。武王以此數紂之惡。

必有忠良被炙，孕婦被剝，不知其姓名為誰也。殷本紀云：紂為長夜之飲，時諸侯或叛，姐已以為罰輕，紂欲重刑，乃為熨斗，以火燒之，然使人舉，輒爛其手，不能勝，紂怒，乃更為銅柱，以膏塗之，亦加於炭火之上，使有罪者緣之，足滑墜入中，紂與姐已以為大樂，名曰炮烙之刑，是紂焚炙之事也。後文王獻洛西之地，赤壤之田方千里，請紂除炮烙之刑，紂許之。皇甫謐作帝王世紀亦云：然謐又云：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即引此為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剝剔孕婦也。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傳：言天怒紂之惡，命文王敬行天罰，功業未成而崩。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傳：父業未就之故，故我與諸侯觀紂政之善惡，謂十一年自孟

津還時，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



先宗廟弗祀

**傳**

俊改也言紂縱惡無改心平居無故

廢天地百神宗廟之祀慢之甚

**全反**

**疏**

俊改至

義曰左傳稱長惡不俊俊是退前創改之義故為改也觀政于商紂當恐怖言紂縱惡無改悔之心平居無故不事神祇是紂之大惡上帝舉其尊者謂諸神悉皆不事故傳言百神以該之不事亦是不祀別言遺厥先宗廟弗祀遺棄犧牲粢盛既于凶盜

**傳**

盡盜食之而紂不罪

○粢音咨黍稷曰粢盛音成在器曰盛

乃曰吾有

民有命罔懲其侮

**傳**

紂言吾所以有兆民有天命故羣臣畏罪不爭無能止其慢心

羣臣畏罪不爭無能止其慢心

○懲直承反

天佑下

民作之君作之師

**傳**

言天佑助下民為立君以政之

為立師以教之

○為于偽反

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

當能助天寵安天下

○相息亮反

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

厥志

**傳**

越遠也言已志欲為民除惡是與否不敢遠

其志

**疏**

天佑至厥志正義曰已上數紂之

欲使之遭害故命我為之君上使臨政之為之師保使教誨之為人君為人師者天意如此不可違天我今惟其當能佑助上天寵安四方之民使民免於患難今紂暴虐無君師之道故今我往伐之不知伐罪之事為有罪也為無罪也不問有罪無罪志在必伐我何敢有遠其本志而不伐之

義曰天愛下民為立君立師者當能佑助天意寵安天下不奪民之財力不妄非理刑殺是助天寵愛民也。○傳越遠至其志。○正義曰越者踰越超遠之義故為遠也。武王伐紂內實為民除害外則以臣伐君故疑其有罪與無罪言已志欲為民除害無問是之與否不敢遠其志言已本志欲伐何敢遠本志捨而不伐也。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傳力鈞則有德者勝德鈞則秉義者強揆度優劣勝負可見。○度徒洛。疏傳力

可見。○正義曰德者得也自得於心義者宜也動合事宜但德在於身故言有德義施於行故言秉執武王志在養民動為除害有君人之明德執利民之大義與紂無者為敵雖未交兵揆度優劣勝負可見示以必勝之道令士眾勉力而戰也。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傳人執異心不和諧。○億十萬曰億。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傳三千一心

言同欲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傳

紂之為惡一以貫之惡貫已滿天畢其命今不誅紂

則為逆天與紂同罪。○貫古亂反。疏傳紂之至同罪。○正

在繩索之貫一以貫之其惡貫已滿矣物極則反天

下欲畢其命故上天命我誅之今我不誅紂則是逆天

天之命無恤民之心是我與紂同罪矣猶如律故縱者與同罪也。予小子夙夜祗懼

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家土以爾有眾底天之罰。傳

祭社曰宜冢土社也言我畏天之威告文王廟以

事類告天祭社用汝眾致天罰於紂。○類師祭名冢

反。疏傳祭社至於紂。○正義曰釋天引詩云乃立冢

萬曆十五年刊 書流卷十一

社而後出謂之宜孫炎曰宜求見福祐也是祭社曰  
宜豕訓大也社是二神故豕土社也毛詩傳云豕土  
大社也受命文考是告廟以行故為告文王廟也王  
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禘此受命文  
考即是造乎禘也王制以神尊卑為次故先言帝社  
後言禘此以廟是已親若言家內私義然後告天故  
先言受命文考而後言類于上帝舜典類于上帝傳  
云告天及五帝此以事類告天亦當如彼也罰紂是  
天之意故用汝眾  
致天罰於紂也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傳  
矜憐也言天除惡樹善與民同  
容反  
爾尚弼予一  
人永清四海  
傳  
穢惡除則四海長清  
時哉弗可失  
傳  
言今我伐紂正是天人合同之時不可違失

泰誓中第二

周書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

次止也戊午渡河而誓既誓而

止於河之北

疏傳次止至之北正義曰次是止舍

戊午師渡孟津則師以戊午日渡也此戊午日次于  
河朔則是師渡之日次止也上篇是渡河而誓未及  
止舍而先誓之此次于河朔者是既誓而止於河之  
北也莊三年左傳例云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  
信為次此次直取止舍之義非春秋三日之例也何  
則商郊去河四百餘里戊午渡河甲子殺紂相去纔  
六日耳是今日次訖又誓明日誓  
訖即行不容三日止于河旁也  
羣后以師畢會  
傳  
諸侯盡會次也  
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

聽朕言

傳徇循也武王在西故稱西土  
字詰云徇巡

也。疏傳：徇循至西土。正義曰：說文云：徇，疾也。循，行也。徇是疾行之意，故以徇為循也。下篇大巡，大師義亦然也。此誓，摠戒眾軍，武王國在西偏，此師皆從西而來，故稱西土。我聞吉人為善。

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傳：言吉人竭日以為善，凶人亦竭日以行惡。又苦蓋反。今商王受。

力行無度。傳：行無法度，竭日不足，故曰力行。播棄黎

老昵比罪人。傳：給背之者，稱黎老布棄不禮敬，昵近罪人，謂天下逋逃之小人。○犁力私反，又力兮反，昵

反，又音怡，魚。疏傳：給背至小人。○正義曰：釋詁云：給，名，逋，布吳反。背，考老壽也。舍人曰：給背，老人氣衰，皮膚消瘠，背若鮐魚也。孫炎曰：考，面凍，犁色似浮垢也。然則老人背皮似鮐，面色似犁，故給背之者，稱黎

老。傳以播為布，布者徧也。言徧棄之，不禮敬也。昵，近釋詁文。孫炎曰：昵，親近也。牧誓數紂之罪云：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知紂所親近罪人，謂天下逋逃之小人也。淫，醜肆虐。臣下化之。傳：過醜，縱虐，以酒成惡。臣下化之，言罪同。○醜

反，疏傳：過醜，至罪同。○正義曰：醜是酒怒，淫醜，其文則淫非女色，故以淫為過。言飲酒過多也。肆，是放縱之意。酒過則醜，縱情為虐，以酒成此暴虐之惡。臣下化而為之，由紂惡而臣亦惡，言君臣之罪同也。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顛天。穢德彰聞。傳：臣下朋黨，自為仇怨，脅上權命，以相誅滅，顛乎也。民皆呼天告冤，無辜紂之穢德，彰聞天地，言罪惡深。○脅，虛業反，顛音兪。

穢於。疏：朋家至彰聞。○正義曰：小人好怨，天性之常廢反。紂淫醜怨怒無已，臣下朋黨共為一家，與

萬曆十五年刊

化之。傳：過醜，縱虐，以酒成惡。臣下化之，言罪同。○醜

反，疏傳：過醜，至罪同。○正義曰：醜是酒怒，淫醜，其文則淫非女色，故以淫為過。言飲酒過多也。肆，是放縱之意。酒過則醜，縱情為虐，以酒成此暴虐之惡。臣下化而為之，由紂惡而臣亦惡，言君臣之罪同也。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顛天。穢德彰聞。傳：臣下朋黨，自為仇怨，脅上權命，以相誅滅，顛乎也。民皆呼天告冤，無辜紂之穢德，彰聞天地，言罪惡深。○脅，虛業反，顛音兪。

穢於。疏：朋家至彰聞。○正義曰：小人好怨，天性之常廢反。紂淫醜怨怒無已，臣下朋黨共為一家，與

萬曆十五年刊

化之。傳：過醜，縱虐，以酒成惡。臣下化之，言罪同。○醜

反，疏傳：過醜，至罪同。○正義曰：醜是酒怒，淫醜，其文則淫非女色，故以淫為過。言飲酒過多也。肆，是放縱之意。酒過則醜，縱情為虐，以酒成此暴虐之惡。臣下化而為之，由紂惡而臣亦惡，言君臣之罪同也。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顛天。穢德彰聞。傳：臣下朋黨，自為仇怨，脅上權命，以相誅滅，顛乎也。民皆呼天告冤，無辜紂之穢德，彰聞天地，言罪惡深。○脅，虛業反，顛音兪。

穢於。疏：朋家至彰聞。○正義曰：小人好怨，天性之常廢反。紂淫醜怨怒無已，臣下朋黨共為一家，與

萬曆十五年刊

化之。傳：過醜，縱虐，以酒成惡。臣下化之，言罪同。○醜

反，疏傳：過醜，至罪同。○正義曰：醜是酒怒，淫醜，其文則淫非女色，故以淫為過。言飲酒過多也。肆，是放縱之意。酒過則醜，縱情為虐，以酒成此暴虐之惡。臣下化而為之，由紂惡而臣亦惡，言君臣之罪同也。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顛天。穢德彰聞。傳：臣下朋黨，自為仇怨，脅上權命，以相誅滅，顛乎也。民皆呼天告冤，無辜紂之穢德，彰聞天地，言罪惡深。○脅，虛業反，顛音兪。

穢於。疏：朋家至彰聞。○正義曰：小人好怨，天性之常廢反。紂淫醜怨怒無已，臣下朋黨共為一家，與

萬曆十五年刊

前人並作仇敵。脅上權命以相滅亡。無罪之人。怨嗟呼天。紂之穢惡之德。彰聞天地。言其罪惡深也。○傳臣下至罪惡深。○正義曰。脅上謂紂既昏迷。朝無綱紀。姦宄之臣。脅於在下。假用在。上之權命。脅之。更相誅滅也。惟天惠民。惟辟奉天。傳言君天下者。當奉天以

愛民。○辟必亦反。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傳桀不能

順天。流毒虐於下國。萬民言凶害。天乃佑命成湯。降

黜夏命。傳言天助湯命。使下退桀命。惟受罪浮于桀。

傳浮過。○正義曰。物在水上。謂之浮。浮者高之意。故為過也。桀罪已大。紂又過之。言

紂惡之甚。故下句說其過。桀之狀。案夏本紀及帝王世紀云。諸侯叛桀。開龍逢引皇圖。而諫桀殺之。伊尹諫桀。桀曰。天之有日。如吾之有民。日亡吾乃亡。桀殺龍逢。無剖心之事。又桀惟比之於日。且紂乃詐命於天。

又紂有炮烙之刑。又有剝胎斲脛之事。而桀皆無之。是紂罪過於桀也。剝喪元良。賊虐

諫輔。傳剝傷害也。賊殺也。元善之長。良善以諫輔紂

紂反殺之。○喪息浪反。疏剝傷至殺之。○正義曰。長竹丈反。說文云。剝裂也。一曰剝割也。裂與割俱是傷害之義也。殺人謂之賊。故賊為殺也。元者善之長。易文言文。良之為善。書傳通訓也。元

良俱善。而雙舉之者。言其剝喪善中之善。為害大也。以諫輔紂。紂反殺之。即比干是也。上篇言桀多忠良。與此經相類。而復言此者。以殺善人為惡之大。故重陳之也。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傳言紂所以罪過於桀。○

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傳言紂所以罪過於桀。○

紀。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傳其視紂罪與桀同。辜言

必誅之。疏其視至誅之。○正義曰。紂罪過於桀。而

必誅也。天其以予乂民。傳用我治民當除惡。朕夢協朕

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傳言我夢與卜俱合於美善

以兵誅紂必克之占。疏傳言我至之占。正義曰：夢

也。吉凶或有其驗。聖王採而用之。我卜伐紂得吉。夢

又戰勝。禮記稱卜筮不相襲。襲者重合之義。訓戎為

兵。夢卜俱合於美。是以兵誅紂必克之占也。聖人逆

知來物。不假夢卜。言此以強軍人之意耳。史記周本

紀云：武王伐紂，卜龜兆不吉，羣公皆懼。惟太公強之

太公六韜云：卜戰龜兆焦，筮又不吉。太公曰：枯骨朽

著，不踰人矣。彼言不吉者，六韜之書，後人所作。受有

億兆夷人，離心離德。傳平人凡人也。雖多而執心用

德不同。疏傳此文服虔杜預以夷人為夷狄之人，即

如彼言惟云億兆夷人，則受率其旅若林，即會無華

夏人矣。故傳訓夷為平，平人為凡人，言其智慮齊，識

見同，人數雖多，執心用德不同，心謂謀慮，德謂

用行，智識既齊，各欲申意，故心德不同也。予有亂

臣十人，同心同德。傳我治理之臣雖少，而心德同。

人，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疏傳我治

闕天，散宜生、南宮括及文母，治直吏反。疏至德同

也。正義曰：釋詁云：亂治也。故謂我治理之臣，有十人

德同，同佐武王，欲共滅紂也。論語引此云：予有亂臣

十人，而孔子論之，有婦人焉，則十人之內，其一是

婦人，故先儒鄭玄等皆以十人為文母。周公、太

公、召公、畢公、榮公、太顛、闕天、散宜生、南宮括也。雖有

周親不如仁人。傳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

之少仁人。疏傳周至至仁人。正義曰：詩毛傳亦以

疏周為至，相傳為此訓也。武王三分天下

有其二則紂黨不多於周但辭有激發旨有抑揚欲明多惡不如少善故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也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傳言天因民以

視聽民所惡者天誅之○惡鳥路反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傳已能無惡于民民之有過在我教不至  
疏百姓

有過在予一人○正義曰言此者以上云民之所惡天必誅之已今有善不為民之所惡天必佑我今教化百姓若不教百姓使有罪過實在我一人之身此百姓與下百姓懍懍皆謂天下眾民也  
**今朕**

**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  
傳揚舉也言我舉武事侵入紂郊疆伐之○疆居  
**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

**光**  
傳桀流毒天下湯黜其命紂行凶殘之德我以兵

取之伐惡之道張設比於湯又有光明  
疏今朕至有光○正義

曰既與天下為任則當為之除害今我必往伐紂我之武事惟於此舉之侵紂之疆境取彼為凶殘之惡者若得取而殺之是我伐凶惡之事用張設矣湯惟放逐我能擒取是比於湯又益有光明○傳揚舉至伐之○正義曰文王世子論舉賢之法云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是揚舉義同故揚為舉也於時猶在河朔將欲行適商都言我舉武事侵入紂之郊疆往伐之也春秋之例有鐘鼓曰伐無曰侵此實伐也言往侵者侵是入之意非如  
**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  
傳勗勉也夫子謂將士無敢有無畏之心寧執非敵

之志伐之則克矣○將子匠反  
疏勗哉至非敵○正多於湯宜勉力哉夫子將士等呼將士令勉力哉以兵伐人當臨事而懼汝將士等無敢有無畏輕敵之

心寧執守似前人之強非已能敵之志以伐之如是  
 乃可克矣○傳勗勉至克矣○正義曰勗勉釋詰文  
 呼將士而誓之知夫子是將士也老子云禍莫大於  
 輕敵故令將士無敢有無畏之心令其必以前敵為  
 可畏也論語稱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孔子曰必  
 也臨事而懼令軍士等不欲發意輕前入寧執非敵  
 之志恐彼強多非我能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傳言  
 執此志以伐之則當克矣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傳言  
 民畏紂之虐危懼不安若崩摧其角無所容頭○懍  
 力甚  
 反疏傳言民至容頭○正義曰懍懍是怖懼之意言  
 民畏紂之虐危懼不安其志懍懍然以畜獸為  
 喻民之怖懼若似畜獸崩摧其頭角然無所容頭顧  
 氏云常如人之欲崩其角也言容頭無地隱三年穀  
 梁傳曰高曰崩頭角鳴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  
 之稱崩體之高也汝同心立功則能長世以安民  
 克末世傳

泰誓下第三

周書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

傳是其戊午明日師

出以律三申令之重難之義衆士百夫長已上○令

反重直用反長竹丈疏傳是其至已上○正義曰上  
 反已音以上時掌反疏篇末次而誓故略言大會中  
 篇既次乃誓為文稍詳故言以師畢會此篇最在其  
 後為文益詳故言大巡六師巡遶周徧大其事故稱  
 大也師者衆也天子之行通以六師為言於時諸侯  
 盡會其師不啻六也師出以律易師卦初六爻辭也  
 律法也行師以法即誓勅賞勸是也禮成於三故為  
 三篇之誓三度申重號令為重慎艱難之義也孫子  
 兵法三令五申之此誓三篇亦為三令之事也牧誓  
 王所呼者從上而下至百夫長而止知此衆士是百



夫長已也。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

傳言天有明道，其義類惟明。言王所宜法則。疏言天至

法則。正義曰：孝經云：則天之明。昭二十五年左傳云：以象天明，是治民之事，皆法天之道。天有尊卑之

序，人有上下之節。三五常皆在於天，有其明道，此

天之明道，其義類惟明，言明白可效。王者所宜法則

之，將言商王不法天道，故先標二句於前。今商王受

其下乃述商王違天之事，言其罪宜誅也。

**狎侮五常，荒怠弗敬。**傳輕狎五常之教，侮慢不行，大

為怠惰，不敬天地神明。疏輕狎至神明，○

疏正義曰：鄭玄論語

註云：狎，慣忽之言，慣見而忽也。意與侮同。傳因文重

而分之。五常即五典，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

者，人之常行。法，天明道為之。輕狎五常之教，侮慢而

不遵行之，是違天顯也。訓荒為大，大為怠惰，不敬，謂

不敬也。自絕于天，結怨于民。傳不敬天，自絕之，酷虐民

也。結怨之，斲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傳冬月見朝涉水

者，謂其脛耐寒，斬而視之，比于忠諫，謂其心異於人

剖而觀之，酷虐之甚。疏斲側略反，又士略反。朝涉進

反，脛戶定反。剖，普口反。耐，乃代

反。疏冬月至之甚。正義曰：釋器云：魚曰斲之，焚

有所由，知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疑其骨髓

有異，斬而視之，其事或當有所出也。殷本紀云：微子

既去，比干曰：為人臣者，不得死，乃強諫，紂怒

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遂剖比干，觀其心。是紂謂比

干心異於人，剖而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傳痛病也，言

觀之言酷虐之甚。

害所及遠。○痛徐音敷。疏傳痛病至及遠。○正義曰必徧及夷狄而云病四。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傳回邪海者言害所及者遠也。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傳回邪也。姦邪之人。反尊信之。可法以安者。反放退之。○邪似嗟

反。屏棄典刑。囚奴正士。傳屏棄常法而不顧箕子正諫。而以為囚奴。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傳言紂廢至尊之敬。營卑褻惡事。作過制技巧。以恣耳目之欲。○技其綺反。疏義曰不修。謂不掃治也。不享。謂不祭祀也。與上篇不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不祀。其事一也。重言之耳。奇技。謂奇異技能。淫巧。謂過度工巧。二者大同。但技據人身。巧指器物為異耳。上帝弗順。祝降時喪。

傳祝斷也。天惡紂逆道。斷絕其命。故下是喪亡之誅。○喪蘇浪反。斷丁疏傳祝斷。○正義曰哀十四年公管反。惡烏路反。羊傳云子路死。子曰天祝予。何休云祝斷也。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傳孜孜勸勉不怠。○孜音茲。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傳武王述古言以明義。言非惟今惡紂。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傳言獨夫失君道也。大作威殺無辜。乃是汝累世之讎。明不可不誅。樹德務滋。除惡務本。傳立德務滋。長去惡務除。本言紂為天下惡本。肆予小子。誕以爾眾士。殄殲乃讎。傳言欲行除惡之義。絕盡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十一

言欲行除惡之義。絕盡

古

古

古

紂。○殄徒與反。爾眾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傳迪

進也。殺敵為果。致果為毅。登成也。成汝君之功。○殺

反。疏傳迪進至之功。○正義曰。迪進登成皆釋詁文

毅謂強決能殺敵人謂之為果。言能果敢以除賊致

此果敢是名為毅。言能強決以立功。皆言其心不猶

豫也。軍法以殺敵為上。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傳

賞以勸之。戮以威之。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

光于四方顯于西土。傳稱父以感眾也。言其明德充

塞四方明著岐周。惟我有周誕受多方。傳言文王德

大故受眾方之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予克受非予

武惟朕文考無罪。傳推功於父言文王無罪於天下

故天佑之人盡其用。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

子無良。傳若紂克我非我父罪我之無善之致。疏傳

紂至之致。○正義曰。言克受乃是文王之功。若受克

予非是文王之罪而言非我父罪我之無善之致者。其意言勝非我功敗非父

牧誓第四

周書

武王戎車三百兩。傳兵車百夫長所載。車稱兩。一車步

卒七十二人。凡二萬一千人。舉全數。○車音居。釋名

云古者聲如居。

所以居人也。今日車聲近舍，車舍也。韋昭辯釋名云：古皆尺遮反，從漢始有音居，長竹丈反，卒子忽反。虎賁三百人。傳：勇士稱也。若虎賁獸，言其猛也。皆百

夫長。○賁音奔。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牧誓傳

至牧地而誓衆。○牧如字，徐一音茂。說文稱尺證反。作母，云地名在朝歌南七

十里，字疏。武王至牧誓。○正義曰：武王以兵戎林音母。之車三百兩，虎賁之士三百人，與受戰於商郊牧地之野，將戰之時，王設言以誓衆。史敘其事作牧誓。○傳：兵車至全數。○正義曰：孔以虎賁三百人，與戎車數同。王於誓時所呼有百夫長，因謂虎賁即是百夫之長，一人而乘一車，故云：兵車百夫長所載也。數車之法，一車謂之一兩。詩云：百兩御之。是車稱兩也。風俗通說：車有兩輪，故稱爲兩。猶履有兩隻，亦稱爲兩。詩云：葛屨五兩，卽其類也。一車步卒七十二人。

司馬法文也。車有七十二人，三百乘，凡二萬一于人。計車有七十二人，三百乘，當有二萬一千六百。人，孔略六百而不言，故云：舉全數。顧氏亦同此解。孔既用司馬法一車七十二人，又云：兵車百夫長所載，又下傳以百夫長爲卒帥，是實領百人，非惟七十二人。依周禮大司馬法：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故一鄉出一軍，鄉爲正，遂爲副，若鄉遂不足，則徵兵于邦國。則司馬法六十四井爲甸，計有五百七十六夫，共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至於臨敵對戰，布陳之時，則依六鄉軍法，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故左傳云：先偏後伍，又云：廣有一卒，卒偏之兩，非直人數如此。車數亦然。故周禮云：乃會車之卒伍。鄭云：車亦有卒伍。左傳戰于緡葛，杜註云：車二十五乘爲偏，是車亦爲卒伍之數也。則一車七十二人者，自計元科兵之數，科兵既至臨時，配割其車，雖在其人分散，前配車

馬曆十五年刊

之人臨戰不得還屬本車當更以虎賁甲士配車而戰孔舉七十二人元科兵數者欲摠明三百兩人之大數云兵車百夫長所載者欲見臨敵實一車有百人既虎賁與車數相當又經稱百夫長故孔為此說○傳勇士至夫長○正義曰周禮虎賁氏之官其屬有虎士八百人是虎賁為勇士稱也若虎之賁走逐獸言其猛也此虎賁必是軍內曉勇選而為之當時謂之虎賁樂記云虎賁之士說劍謂此也孔意虎賁即是經之百夫長故云皆百夫長也

時甲子昧爽

傳是克紂之月甲子之日二月四日昧冥

爽明早旦

○昧音妹爽明也昧爽謂早旦也馬云昧未旦也

疏傳是克至早旦○正義曰

春秋主書動事編次為文於法日月時年皆具其有不具史闕耳尚書惟記言語直指設言之日上篇戊午次于河朔洛誥戊辰王在新邑與此甲子皆言右日無月史意不為編次故不具也是克紂之月甲子

之日是周之二月四日以曆推而知之也釋言云晦冥也昧亦晦義故為冥也冥是夜爽是明夜而未明謂早旦之時蓋鷄鳴後也為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下朝至發端朝即昧爽時也

誓

紂近郊三十里地名牧癸亥夜陳甲子朝誓將與紂戰○陳直

疏傳紂近至紂戰○正義曰傳言在甫謚云在朝歌南七十里不知出何書也言至于商郊牧野知牧是郊上之地戰在平野故言野耳詩云于牧之野禮記大傳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繼牧言野明是牧地而鄭玄云郊外曰野將戰于郊故至牧野而誓案經至于商郊牧野乃誓豈王行已至於郊乃復倒退適野誓訖而更進兵乎何不然之甚也武成云癸亥夜陳未畢而雨是癸亥夜已布

陳故甲子朝而誓眾將與紂戰故戒勅之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

鉞以黃金飾

斧左手杖鉞示無事於誅右手把旄示有事於教逃遠也遠矣西土之人勞苦之。杖徐直亮反鉞音錢

白旄旄牛尾、麾許。疏傳鉞以至苦之。正義曰太公危反逃他歷反。六韜云大柯斧重八斤一名天

鉞廣雅云鉞斧也斧稱黃鉞故知以黃金飾斧也鉞以殺戮殺戮用右手用左手杖鉞示無事於誅右手把旄示有事於教其意言惟教軍人不誅殺也把旄何以白旄用白者取其易見也逃遠釋詁文

曰嗟我友邦冢君。傳同志為友言志同滅紂御事司

徒司馬司空。傳治事三卿司徒主民司馬主兵司空

主土指誓戰者。疏傳治事至戰者。正義曰孔以於

卿今呼治事惟三卿者司徒主民治徒庶之政令司馬主兵治軍旅之誓戒司空主土治壘壁以營軍是

指誓戰者故不及大宰大宗司寇也其時六卿具否不可得知但據此三卿為說耳此御事之文指三卿而說是不通於亞旅已下。亞旅師氏。傳亞次旅眾也眾大夫其位次卿師氏大夫官以兵守門者。疏傳亞次至門者。正義曰亞次釋言

文旅眾釋詁文此及左傳皆卿下言亞旅知是大夫其位次卿而數眾故以亞次名之謂諸是四命之大夫在軍有職事者也師氏亦大夫其官掌以兵守門所掌尤重故別言之周禮師氏中大夫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朝在野外則守內列鄭玄云內列蕃營之在內者也守之如守王宮。于夫長百夫長。傳師帥卒帥。帥色類。疏傳師帥卒

曰周禮二千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孔以師雖二千五百人舉全數亦得為千夫長長與帥其義同是千夫長亦可以稱師故以千夫長為師帥百夫長為卒帥王肅云師長卒長意

與孔同，順經文而稱長耳，鄭玄以為師帥旅帥也，與孔不同。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八國皆蠻夷戎狄屬文王者國名羌在西蜀

叟髳微在巴蜀，盧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漢之南。疏傳八

國至之南。正義曰：九州之外，四夷大名，則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其在當方，或南有戎，而西有夷，此八國並非華夏，故大判言之，皆蠻夷戎狄屬文王者國名也。此八國皆西南夷也。文王國在於西，故西南夷先屬焉。大劉以蜀是蜀郡，顯然可知。孔不說，又退庸就濮解之，故以次先解羌云。羌在西蜀，叟者漢世西南之夷，蜀名為大，故傳據蜀而說。左思蜀都賦云：三蜀之豪，時來時往，是蜀都分為三。羌在其西，故云西蜀。叟者蜀夷之別名，故後漢書興平元年，馬騰劉範謀誅李傕，益州牧劉焉遣叟兵五千人助之，是蜀夷有名叟者也。髳微在巴蜀者，巴在蜀之東偏，漢之巴郡所治江州縣也。盧彭在西北者，在東蜀之西北也。

文十六年左傳稱庸與百濮伐楚，楚遂滅庸，是庸濮在江漢之南。稱爾戈，比爾干立。

爾予其誓。稱舉也。戈戟于楯也。○此徐扶志毗志二反。楯食準

反，又疏。傳稱舉至干楯。○正義曰：稱舉釋言文，方言音允。云：戟楚謂之干，吳揚之間謂之戈，是戈即戟也。考工記云：戈，秘六尺有六寸，車戟常，鄭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然則戈戟長短異名，而云戈者，即戟也。戟長短雖異，其形制則同。此云舉其長者，故以戈為戟也。方言又云：楯自關而東，或謂之楯，或謂之干。關西謂之楯，是干楯為一也。戈短人執以舉之，故言稱楯則並以扞敵，故言比，予長立之於地，故言也。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言無晨鳴之道。○牝

類引反，徐。牝雞之晨，惟家之索。索盡也。喻婦人知

外事，雌代雄鳴，則家盡。婦奪夫政，則國亡。○索西疏。

傳索盡至國亡。正義曰：禮記檀弓曰：吾離羣而索居，則索居為散義。鄭玄云：索散也。物散則盡，故索為盡也。牝雞也。爾雅飛曰：雌雄，走曰牝牡，而此言牝雞者，毛詩左傳稱：雉鳴，是亦飛走通也。此以牝雞之鳴喻婦人知外事，故重申喻意云：雌代雄鳴，則家盡。婦奪夫政，則國亡。家摠貴賤為文，言家以對國耳。將陳紂用婦言，故舉此古人之語。紂直用婦言耳，非能奪其政舉。此言者，專用其言賞罰，由婦即是奪其政矣。婦人不當知政，是別外內之分。若使賢如文母，可以與助國家，則非牝雞之喻矣。今商王受

惟婦言是用。

傳 姐已惑紂，紂信用之。○姐丹達反，已音紀，紂妻也。

疏 傳 姐已至用之。○正義曰：晉語云：殷辛伐有蘇氏，蘇氏以姐已女焉。姐已有寵而亡殷。殷本紀云：紂嬖于婦人，愛姐已，惟姐已之言是從。列女傳云：紂好酒淫樂，不離姐已。姐已所與言者，貴之。姐已所憎者，誅之。為長夜飲，姐已好之。百姓怨望，而諸侯有叛者。姐已曰：罰輕誅薄，威不立耳。紂乃重刑辟，為炮烙之

法。姐已乃笑。武王伐紂，斬姐已，頭懸之於小白旗上，以為亡紂者。此女也。昏棄厥肆祀弗

答。傳 昏亂肆陳，答當也。亂棄其所陳祭祀，不復當享。

鬼神。○復扶。疏 傳 昏亂至鬼神。○正義曰：昏闇者於肆者，陳設之意。毛傳亦以肆為陳也。對答相當之事，故答為當也。紂身昏亂，棄其宜所陳設祭祀，不復當享鬼神。與上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亦一也。昏棄厥遺

不事神祇，惡之大者。故泰誓及此三言之。昏棄厥遺

王父母弟不迪。傳 王父，祖之昆弟。母弟，同母弟。言棄

其骨肉，不接之以道。疏 傳 王父至以道。○正義曰：釋

是祖也。紂無親祖，可棄。故為祖之昆弟，棄其祖之昆弟，則父之昆弟亦棄之矣。春秋之例，母弟稱弟，凡春秋稱弟，皆是母弟也。母弟謂同母之弟，同母尚棄，別生者必棄矣。舉尊親以見卑疎也。遺亦棄也。言紂之



昏亂棄其所遺骨肉之親不接之以道經先言棄祀棄親者鄭玄云誓首言此者神怒民怨紂所以亡也

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傳言紂棄其賢臣而尊長逃亡罪人信用之

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傳士事也用為卿大夫典政事

俾暴虐于百姓以傳士事也用為卿大夫典政事

姦宄于商邑傳使四方罪人暴虐姦宄於都邑傳必爾

反使疏使四至都邑傳正義曰暴虐謂殺害殺害也疏加於人故言於百姓姦宄謂劫奪劫奪有處

故言於商邑百姓亦是商邑之人故傳摠言於都邑也

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傳今日戰事

就敵不過六步七步乃止相齊言當旅進疏今日戰事

日至一心傳正義曰戰法布陳然後相向故設其就敵之限不過六步七步乃止相齊焉欲其相得力也

樂記稱進旅退旅是旅為衆也言當衆進一心也

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傳夫子謂將士勉勵之伐謂

擊刺小則四五多則六七以為例傳勗許六反疏夫

子至為例傳正義曰此及下文三云夫子此勗哉在下

下勗哉在上此先呼其人然後勉之此既言然下

先令勉勵乃呼其人名與下句為目也上有戈矛戈謂擊兵矛謂刺兵故云伐謂擊刺此伐猶伐樹然也

勗哉夫子尚桓桓傳桓桓武貌疏桓桓武貌傳正義曰釋訓云桓桓

威也詩序云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傳貔執夷

虎屬也四獸皆猛健欲使士衆法之奮擊於牧野傳○

後皮反爾雅云疏傳獬執夷○正義曰釋獸云獬白  
羆如熊黃白文疏傳狐其子毅舍人曰獬名白狐其子  
名毅郭璞曰一傳弗迂克奔以役西土傳商衆能奔來  
降者不迎擊之如此則所以役我西土之義○迂五

作禦禁也役馬云疏傳商衆至之義○正義曰迂訓  
為也為于偽反疏傳迎也不迎擊商衆能奔來降者  
兵法不誅降也役謂使用也如此不殺降人則所以  
使用我西土之義用義於彼令彼知我有義也王肅  
讀御為禦言不禦能奔走者如殷民欲奔走来降者  
無逆之奔走去者可不禦止役為也盡力以為我西  
土與孔傳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傳臨敵  
所安汝不勉則於汝身有戮矣

武成第五

周書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傳

往誅紂克定偃武修文歸馬牛

於華山桃林之牧地○獸徐始售反本

或作罍許救反

識其政事傳

記識殷家政教善事以為法

作武成傳

武功成文事

修疏武王至武成○正義曰武王之伐殷也往則陳

兵伐紂歸放牛馬為獸記識殷家美政善事而

行用之史敘其事作武成傳往誅至牧地○正義

曰此序於經于征伐商是往伐也歸馬放牛是歸獸

也故傳引經以解之爾雅有釋獸釋畜畜獸形相類

也在野自生為獸人家養之為畜歸馬放牛不復乘

用使之自生自死若野獸然故謂之獸獸以野澤為  
象故言歸也○傳記識至為法○正義曰紂以昏亂  
而滅前世政有善者故訪問殷家政教記識善事  
以為治國之法經云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是也

武成傳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成於克商

疏武成正義曰

此篇敘事多而王言少惟辭又首尾不結體裁異於餘篇自惟一月至受命于周史敘伐殷往及及諸侯大集為王言發端也自王若曰至大統未集述祖父已來開建王業之事也自予小子至名山大川言已承父祖之意告神陳紂之罪也自曰惟有道至無作神蓋王自陳告神之辭也既戊午已下又是史敘往伐殺紂入殷都布政之事無作神蓋以下惟告神其辭不結文義不成非述作之體案左傳荀偃禱河云無作神蓋具官臣偃無敢復濟惟爾有神裁之荆贛禱祖云無作三祖蓋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彼二者於神蓋之下皆更申已意此經無作神羞下更無謂直是與神之言猶尚未訖且豕君百工初受周命王當有以戒之如湯誥之類宜應說其除害與民更始創以為惡之禍勸以行道之福不得大聚百官惟誦禱辭而已欲征則

殷勤誓衆既克則空話禱神聖人有作理必不爾竊謂神羞之下更合有言簡編斷絕經失其本所以辭不次耳或初藏之日已失其本或壞壁得之始有脫漏故孔稱五十八篇以外錯亂磨滅不可復知明是見在諸篇亦容脫錯但孔此篇首尾具足既取其文為之作傳取云有所失落不復言其事耳○傳文王至克商○正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詩之文也彼言武功謂始伐崇耳殷紂尚在其功未成成功在於克商今武始成矣故以武成名篇以泰誓繼文王之年故本之於文王鄭云著武道至此而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傳

此本說始伐紂時一月周之正

月旁近也月二日死魄

○旁步光反魄普白反說文作霸四華反云月始生魄然

貌近附

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

傳翼明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上

三五

步行也。武王以正月三日行自周，往征伐商。二十八日渡孟津。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

月哉始也。始生明，月三日與死魄互言。○哉徐音載。豐芳弓反。文

王所都也。乃偃武修文。○傳倒載于戈，包以虎皮，示不用行

禮射，設庠序，修文教。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

之野，示天下弗服。○傳山南曰陽，桃林在華山東，皆非

長養牛馬之地，欲使自生自死，示天下不復乘用。○

胡化胡瓜二反。華山在弘農，長竹文反。復扶又反。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

駿奔走執豆邊。○傳四月丁未，祭告后稷以下。文考文

王以上七世之祖，駿大也。邦國甸侯衛服諸侯，皆大

奔走於廟執事。○駿荀俊反，且本又作。越三日庚戌。

柴望大告武成。○傳燔柴郊天，望祀山川，先祖後郊，自

近始。○疏惟一至武成。○正義曰：此歷敘伐紂往及祀

死魄，謂伐紂之年，周正月辛卯朔，其二日是壬辰也。

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謂正月三日發鎬

京，始東行也。其月二十八日戊午渡河，泰誓序云：一

月戊午，師渡孟津，泰誓中篇云：惟戊午，王次于河朔。

是也。二月辛酉朔甲子，殺紂，牧誓云：時甲子昧爽，乃

誓是也。其年閏二月庚寅朔三月庚申朔四月己丑

朔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謂四月三日月

始生明，其日當是辛卯也。丁未祀于周廟，四月十九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二

三

引武成篇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若翼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越若來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成劉商王紂、惟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翼日辛亥、祀於天位、越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於周廟、與此經不同、彼是焚書之後、有人為之、漢世謂之逸書、其後又亡其篇、鄭玄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謂彼偽武成也、○傳此本至死魄、正義曰、將言武成、遠本其始、此本說始伐紂時、一月周之正月、是建子之月、殷十二月也、此月辛卯朔、朔是死魄、故月二日近死魄、魄者形也、謂月之輪郭、無光之處、名魄也、朔後、明生而魄死、望後、明死而魄生、律歷志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顧命云、惟四月哉、生魄、傳云、始生魄、月十六日也、月十六日為始生魄、是一日為始死魄、二日近死魄也、顧氏解死魄與小劉同、大劉以三日為始死魄、二日為旁死魄、旁死魄無事而記之者、與下日為發端、猶今之將言日、必先言朔也、○傳翼明至孟津、○正義曰、翼明釋言、文釋官云、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彼相對為名耳、散則回

以通、故步為行也、周去孟津千里、以正月三日行、周二十八日渡孟津、凡二十五日、每日四十許里、時之宜也、詩云、于三十里、毛傳云、師行三十里、蓋言其大法耳、○傳其四至互言、○正義曰、其四月此伐商之四月也、哉、始、釋詁文、顧命傳以哉、生魄為十六日、則哉、生明為月初矣、以三日月光見、故傳言始、生明、月三日也、此經無日、未必非二日也、生明死魄、俱是月初、上云死魄、此云生明、而魄死、明生、互言耳、○傳倒載至文教、○正義曰、樂記云、武王克殷、濟河而西、車甲豐而藏之、府庫倒載、平戈包之、以虎皮、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是優武修文之事故、傳引之、郊射是禮射也、王制論四代學名云、虞謂之庠、夏謂之序、故言設庠序、修文教也、○傳山南至乘用、○正義曰、釋山云、山西曰夕陽、山東曰朝陽、李巡曰、山西暮乃見日、故曰夕陽、山東朝乃見日、故云朝陽、陽以見日為名、故知山南曰陽、杜預云、桃林之塞、今弘農華陰縣、潼關是也、是在華山東也、指其所往、謂之歸、據

萬曆十五年刊

書正卷二

二十七

我釋之則云、放放牛歸馬、互言之耳、華山之旁、尤乏水草、非長養牛馬之地、欲使自生自死、此是戰時牛馬故放之、示天下不復乘用、易繫辭云、服牛乘馬、服乘俱是用義、故以服摠牛馬、○傳四月至執事、○正義曰、以四月之字隔文已多、故言四月丁未、此以成功設祭、明其徧告羣祖、知告后稷以下、后稷則始祖以下、容毀廟也、天子七廟、故云文考文王以上、七世之祖、見是周廟皆祭之、故經摠云周廟也、駁大釋詁文、周禮六服、侯甸男采衛要、此略舉邦國在諸侯服、故云甸侯衛、其言不次、詩頌云、駿奔走在廟、故云皆大奔走於廟執事也、○越三日庚戌、○正義曰、召誥云、越三日者、皆從前至今為三日、此從丁未數之、則為四日、蓋史官不同、立文自異、**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傳** 魄生明死、十五日之後、諸侯與百官受政命於周、明一統、○暨其**疏** **傳** 魄生至一統、○器反、**正義**曰、月以望曆

望是月半、望在十六日為多、通率在十六日者、四分居三、其一在十五日耳、此言既生魄、故言魄生明死、十五日之後也、丁未祀于周廟、已是此月十九日矣、此受命于周、繼生魄言之、則受命在祀廟之前、故祀廟之時、諸侯已奔走執事、豈得未受周命、已助周祭、明其受命在祀廟前矣、史官探其時日、先言告武成、既訖、然後却說受命、故文在下耳、諸侯與百官、舊有未屬周者、今皆受政命於周、於此時始天下、一統也、顧氏以既生魄謂庚戌已後、雖十六日始生魄、從十六日至晦、皆為生魄、但不知庚戌之後、幾日耳、**王若曰、嗚呼、羣后**、**傳** 順其祖業、歎美之、以告諸侯、**惟先**

**王建邦啓土**

**傳**

謂后稷也、尊祖故稱先王

**疏**

**傳** 謂后

○正義曰、此先王文在公劉之前、知謂后稷也、后稷非王、尊其祖、故稱先王、周語云、昔我先王后稷、又曰我先王不密、韋昭云、王之先祖、故稱王、商頌亦以契為玄王、文武之功、起於后稷、后稷始封於郟、故言建

邦啓 **公劉克篤前列** 傳 后稷曾孫公劉名能厚先

人之業 疏 傳 后稷至之業。正義曰周本紀云后稷卒子不窋立卒子鞠陶立卒子公劉立是

公劉為后稷曾孫也本紀云公劉之後有公非公祖

之類知公是爵殷時未諱故稱劉名先公多矣獨三

人稱公當時之意耳本紀云公劉復修后稷之業百

姓懷之多徙而歸保焉周道之興自此之後是能厚

先人之業也 **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 傳 大王

修德以翦齊商人始王業之肇迹王季續統其業乃

勤立王家。大音太肇音兆王迹于況 疏 傳 大王至

反入如字注王業王功同 疏 王家。正

義曰詩云后稷之孫實惟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

是大王翦齊商人始王業之兆迹也周本紀云王季

修古公之道諸侯順之是能續統 **我文考文王克成**

大王之業勤立王家之基本也 **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 傳 言我文德之父能成其

王功大當天命以撫綏四方中夏 **大邦畏其力小邦**

**懷其德** 傳 言天下諸侯大者畏威小者懷德是文王

威德之大 疏 大邦至其德。正義曰大邦力足拒敵

遺故言懷其德大邦亦 **惟九年大統未集** 傳 言諸侯

懷德矣量事為文也 疏 傳 言諸至未就。正義曰文王斷虞內之

歸之九年而卒故大統未就 疏 傳 言諸至未就。正義曰文王斷虞內之

訟諸侯歸之改稱元年至九年而卒故云大業未就

也文王既未稱王而得輒改元年者諸侯自於其國

各稱元年是已之所稱容或中年得改矣及家竹書

魏惠王有後元年漢初文帝二元景帝三元此必有

因於古也伏生司馬遷韓嬰之徒不見此書以予小

為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故鄭玄等皆依用之

萬曆十五年刊

書經卷二

二十九

子其承厥志傳言承文王本意底商之罪告于皇天

后土所過名山大川傳致商之罪謂伐紂之時后土

社也名山華岳大川河底之履反疏傳致商至川河正義曰致商之罪

謂伐紂之時欲將伐紂告天乃發故文在所過之上禮天子出征必類帝宜社此告皇天后土即泰誓上篇類于上帝宜于冢土故云后土社也昭二十九年左傳稱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是也僖十五年左傳云戴皇天而履后土彼晉大夫要秦伯故以地神后土而言之與此異也自周適商路過河華故知所過名山華岳大川河也山川大乃有名名大互言之耳周禮大祝云王過大山川則用事焉鄭云用事用祭事告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傳告天行也社山川之辭大正以兵征之也疏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正義曰自

稱有道德者聖人至公為民除害以紂無道言已有道所以告神求助不得飾以謙辭也稱曾孫者曲禮說諸侯自稱之辭云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哀二年左傳蒯聵禱祖亦自稱曾孫皆是言已承藉上祖奠享之意今商王受無道傳無道德暴殄天物

害虐烝民傳暴絕天物言逆天也逆天害民所以為

無道承反疏暴殄至烝民正義曰天物語闕人

物之言除人外皆謂天下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傳

逋亡也天下罪人逃亡者而紂為魁主窟聚淵府藪澤言大姦魁苦回反窟口忽反疏傳逋亡至大姦

逃也故以為亡罪人逃亡而紂為魁主魁首也言受用逃亡者與之為魁首為主人萃訓聚也言若蟲獸



入窰故云窰聚水深謂之淵藏物謂之府史游急就  
 篇云司農少府國之淵淵府類故言淵府水鍾謂之  
 澤無水則名藪藪澤大同故言藪澤萃淵藪三者各  
 為物室言紂與亡人為主亡人歸之若蟲之窟聚魚  
 歸淵府獸集藪澤言紂為大姦也據傳意主字下讀  
 為便昭七年左傳引此文杜預云萃集也天下逋逃  
 悉以紂為淵藪集而歸之與孔異也

**遇亂略** 傳 仁人謂太公周召之徒略路也言誅紂敬  
 承天意以絕亂路○遇烏未反召上

**華夏蠻貊罔不**

**率俾恭天成命** 傳 冕服采章曰華大國曰夏及四夷  
 皆相率而使奉天成命○貊亡白反

**疏** 傳 冕服至成  
 命○正義曰

冕服采章對被髮左衽則為有光華也釋詁云夏大  
 也故大國曰夏華夏謂中國也言蠻貊則戎夷可知

**我周王** 傳 言東國士女筐篚盛其絲帛奉迎道次明  
 此謂十一年會孟津還時

**惟其士女** 傳 筐篚盛其絲帛奉迎道次明

**我周王為之除害** ○篚音匪  
 為于為反

**天休震動** 傳 用附我大邑

**有神尚克相予** 傳 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傳 神庶幾助我

**亥陳于商郊** 傳 侯天休命 傳 自河至朝歌出四百里五  
 日而至赴敵宜速待天休命謂夜雨止畢陳○逾亦  
 作踰陳

萬曆十五年刊

書經卷之十一

三十一

直刃反，註同。徐音塵。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旅

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傳

心前徒倒戈，自攻于後，以北走，血流漂杵，甚之言。

○倒丁老反，漂匹妙反，徐數。疏：既戊午至我師，○正

妙反，又匹消反，杵昌呂反。義曰：自此以下皆史

辭也。其上闕絕，失其本經，故文無次第。必是王言既

終，史乃更敘戰事於文次，當承自周于征伐商之下

此句次之，故云既戊午也。史官敘事，得言罔有敵于

我師，稱我者，猶如自漢至今，文章之士，雖民論國事

莫不稱我，皆云我大隨以心體國，故稱我耳，非要王

言乃稱我也。○傳：自河至畢陳，○正義曰：出四百里

驗地為然。戊午，明日，猶誓於河朔。癸亥，已陳於商郊

凡經五日，日行八十里，所以疾者，赴敵宜速也。帝王

世紀云：王軍至鮪水，紂使膠鬲候周師。見王問曰：西

伯將焉之？王曰：將攻薛也。膠鬲曰：然，願西伯無我欺

王曰：不子欺也。將之殷，膠鬲曰：何日至？王曰：以甲子

日，以是報矣。膠鬲去而報命於紂，而雨甚，軍卒皆諫

矣。吾雨而行，所以救膠鬲之死也。遂行，甲子至于商

郊。然則本期甲子，故速行也。周語云：王以二月癸亥

夜陳，未畢而雨，是雨止畢陳也。待天休命，雨是天之

美命也。韋昭云：雨者天地神人和同之應也。○傳：旅衆至，距戰

和，乃有雨降，是雨為和同之應也。○傳：旅衆至，距戰

○正義曰：旅衆，釋詁文，詩亦云，其會如林，言盛多也。本紀云：紂發兵七十萬人，以距武王，紂兵雖則衆多，不得有七十萬人，是史官美其能破強敵，虛言之耳。○傳：紂衆至之言。○正義曰：罔有敵于我師，言紂衆雖多，皆無有敵我之心，故自攻於後，以北走，自攻其後，必殺人不多，流血漂杵，甚之言也。孟子云：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仁者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不仁，如何其血流漂杵也，是言不實也。

萬曆十五年刊

書經卷二

三

易繫辭云、斷木為杵、掘一戎衣天下大定。傳衣服也。

一著戎服而滅紂、言與眾同心、動有成功、乃反商政。

政由舊。傳反紂惡政、用商先主善政。釋箕子囚、封比

干、墓式商容、閭。傳皆武王反紂政、囚奴徒隸、封益其

土、商容賢人、紂所貶、退式其閭、巷以禮賢。疏皆武

○正義曰、紂囚其人而放釋之、紂殺其身而增封其

墓、紂退其人而式其門、閭、皆是武王反紂政也、下句

散其財粟、亦是反紂於此、須有所解、因言之耳、上篇

云、囚奴正士、論語云、箕子為之奴、是紂囚之、又為奴

役之、周禮司厲職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鄭眾云、為

之奴者、繫於罪隸之官、是囚為奴、以徒隸役之也、商

容賢人之姓名、紂所貶、處於私室、式者、車上之

木、男子立乘、有所敬則俯而憑式、遂以式為敬也、

文云、閭、族居里門也、武王過其閭而式之、言此內有

賢人、式之、禮賢也、帝王世紀云、商容及殷民觀周軍

之入、見畢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

為人、嚴乎將、有急色、故君子臨事而懼、見大公至、民

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虎據而鷹趾、當

敵將眾、威怒自倍、見利即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眾

果於進退、見周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

其為人、忻忻休休、志在除賊、是非天子則周之相國

也、故聖人臨眾知之、見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

萬曆十五年刊

書流卷上

三

說商容之事也。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傳紂所積

之府倉、皆散發以賑貧民。○散西。疏紂所至貧民

為府、藏粟為倉、故言紂所積之府倉也、名曰鹿臺鉅

橋、則其義未聞、散者、言其分布、發者、言其開出、互相

見也、周本紀云、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

之囚、表商容之閭、命闕天、封比干之墓、命南宮括散

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以賑貧弱也然則武王親式商容之間又表之也新序云鹿臺其大三里其高千尺則容物多矣此言鹿臺之財則非一物也史記作錢後世追論以錢為主耳周禮有泉府之官周語稱景王鑄大錢是周時已名泉為錢也  
**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傳 施舍已責救乏賜無所謂周有大賚天下皆悅仁服德○  
力代反徐音來已音以責  
**疏**傳 施舍至服德○正義側界反賜音周本亦作周曰左傳成十八年晉悼公初立施舍已責成二年楚將起師已責救乏定五年歸粟於蔡以賜急於無資也杜預以為施恩惠舍勞役也已責止逋責也皆是恤民之事故傳引之以證大賚所謂周有大賚論語文孔安國解堯曰之篇有二帝三王之事周有大賚正指此事故言所謂也悅是歡喜服謂聽從感恩則悅見義則服故天下皆悅仁服德也帝王世紀云王命封墓釋囚又歸施鹿臺之珠王及傾宮之女於諸侯殷民咸喜曰王之於

仁人也死者猶封其墓況生者乎王之於賢人也亡者猶表其閭況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況其復籍之乎王之於色也見在者猶歸其父母況其復徵之乎是悅服之事也  
**列爵惟五**  
傳 即所識政事而法之爵五等公侯伯子男分土惟三

**傳**列地封國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為

**三品**  
**疏**傳 列地至三品○正義曰爵五等地三品武王於此既從殷法未知周公制禮亦然以否

孟子曰北宮錡問於孟子曰周之班爵祿如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矣嘗聞其略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漢書地理志亦云周爵五等其土三等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漢世儒者多以為然包咸注論語云千乘之國百里之國也謂大國惟百里耳周禮大司徒云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蓋是周室既衰諸侯相并自以國土寬

大皆違禮文乃除去本經妄為說耳鄭玄之徒以為武王時大國百里周公制禮大國五百里王制之注具矣建官惟賢傳立官以官賢才位事惟能傳居位理

事必任能事重民五教傳所重在民及五常之教疏

重民五教。正義曰以重摠下五事民與五教食喪祭也五教所以教民故與民同句下句食與喪祭三者各為一事相類而別故以惟目之言此皆聖王所重也論語云所重民食喪祭以論語即是此事而彼無五教錄論語惟食喪祭傳民以食為命喪禮篤親者自略之耳

愛祭祀崇孝養皆聖王所重。養羊傳使天下厚行信顯忠義崇德報功傳有德尊以爵有功

報以祿垂拱而天下治傳言武王所修皆是所任得

入故垂拱而天下治。任而鳩反疏垂拱而天下治

云拱斂手也垂拱而天下治謂所任得人皆稱職手無所營下垂其拱故美其垂拱而天下治也

尚書註疏卷第十一

尚書註疏卷第十一

尚書註疏卷第十二

漢孔氏傳

唐孔穎達疏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田一儁

奉訓大夫司經局洗馬管司業事臣盛訥等奉

勅重校刊

洪範第六

周書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

傳不放而殺紂自焚也武庚紂

子以為王者後一名祿父○勝商證

反父音甫以箕子歸作洪

範

歸鎬京箕子作之○範音范鎬胡老反本

又作鄘武王所都也

萬曆十五年刊

尚書卷十二

一

至洪範。正義曰：武王伐殷，既勝殺受，立其子武庚為殷後，以箕子歸鎬京，訪以天道。箕子為陳天地之大法，敘述其事，作洪範。此惟當言箕子歸耳，乃言殺受，立武庚者，序自相顧為文。上武成序云：武王伐殷，故此言勝之。下微子之命序云：黜殷命，殺武庚，故此言立之。序言此以順上下也。傳不放至祿父。正義曰：放桀也。湯放桀，此不放而殺之者，紂自焚而死也。殷本紀云：紂兵敗，紂走入登鹿臺，衣其寶玉衣，赴火而死。武王遂斬紂頭，懸之太白旗，是也。泰誓云：取彼凶殘，則志在於殺也。死猶斬之，則生亦不放。傳據實而言之耳。本紀云：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是以為王者後也。本紀武庚祿父雙言之，伏生尚書傳云：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是一名祿父也。鄭云：武庚字祿父，春秋之世，有齊侯祿父，蔡侯考父，季孫行父，父亦是名，未必為字，故傳言一名祿父。傳歸至作之。正義曰：上篇云：至于豐者，文王之廟在豐，至豐先告廟耳。時王都在鎬，知歸者歸鎬京也。此經文旨異於餘篇，非直問答而已，不是史官敘述，必是箕子

既對武王之問，退而自撰其事，故傳特云：箕子作之。書傳云：武王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洪範。案此序云：勝殷，以箕子歸，明既釋其囚，即以歸之，不令其走去，而後來朝也。又朝鮮去周路將萬里，聞其所，在然後封之，受封乃朝，必歷年矣，不得仍在十三祀也。宋世家云：既作洪範，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得其寶也。

洪範傳

洪大範法也，言天地之大法。

疏

洪範。正義曰：此經

開源於首，覆更演說，非復一問一答之勢，必是箕子自為之也。發首二句，自記被問之年，自王乃言。至彝倫攸叙，王問之辭，自箕子乃言。至彝倫攸叙，言禹得九疇之由，自初一曰：至威用六極，言禹第敘九疇之次，自一五行已下，箕子更條說九疇之義。此條說者，當時亦以對王，更復

退而修撰定其文辭使成典教耳。○傳洪大至大法。○正義曰：洪大，範法，皆釋詁文。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傳

商曰：祀，箕子稱祀，不忘本。

此年四月歸宗周先告武成次問天道

王乃言曰：嗚

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傳

隲，定也。天不言

而默定下民是助合其居使有常生之資。○陰默也。

馬云：覆也。

隲之逸反。馬云：升也。升猶舉也。舉猶生也。相息亮反。助也。我不知其彝倫攸敘。傳

言我不知天所以定民之常道理次敘問何由。○彝

反。惟十至攸敘。○正義曰：此箕子陳王問已之年

疏

被問之事。惟文王受命十有三祀。武王訪問於

箕子。即陳其問辭。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此上天不言而默定下民，佑助諸合其安居，使有常生之資。

知此天之定民常道所以次敘問天意何由也。○傳

商曰：至天道。○正義曰：商曰：祀。周曰：年。釋文案此

周書也。泰誓稱年。此獨稱祀。故解之。箕子稱祀，不忘

本也。此篇箕子所作。箕子商人，故記傳引此篇者皆

云：商書。曰：是箕子自作明矣。序言歸作。洪範似歸即

作之。嫌在武成之前。故云：此年四月歸宗周先告武

成。次問天道。以次在武成之後。故知先告武成也。○

傳：隲，定至之資。○正義曰：傳以隲即質也。質訓為成

成亦定義。故為定也。言民是上天所生。形神天之所

授。故天不言。而默定下民。羣生受氣流形。各有性靈

心識。下民不知其然。是天默定也。相助也。協合也。助

合其居者。言民有其心。天佑助之。令其諧合其生。出

言是非。立行得失。衣食之用。動止之宜。無不稟諸上

天。乃得諸合。失道則死。合道則生。言天非徒賦命於

人。授以形體心識。乃復佑助諧合其居業。使有常生

之資。九疇施之於民。皆是天助之事也。此問答皆言

乃者。以天道之大。沈吟乃問。思慮乃答。宣八年公羊

傳曰：乃緩辭也。王肅以陰隲下民一句為天事相協



以下為民事，註云陰深也。言天深定下民與之五常之性，王者當助天和合其居所行天之性，我不知常道倫理，所以次敘是問承天順民，何所由與孔異也。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

堯洪水汨陳其五行。

堯塞汨亂也。治水失道，亂陳其五行。

其五行，○絲工本反，堯音因。汨，工忽反，行戶更反。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

疇，彝倫攸斃。

畀與斃敗也。天動怒，絲不與大法九疇，疇類也。故常道所以敗。○畀必二反，徐甫至反。註同，斃多路反，徐同路反。敗也。

也。絲則殛死，禹乃嗣興。

放，絲至死不赦，嗣繼也。廢父與子，堯舜之道。○殛，紀力反。本

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或作極音同。

天與禹浴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於

背，有數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常道所以

次敘。○錫，星。疏：箕子至攸敘。○正義曰：箕子乃言答

道是乃亂陳其五行，而逆天道也。天帝乃動其成怒，

不與絲大法九類，天之常道，所以敗也。絲則放殛，至

死，不赦。禹以聖德繼父而興，代治洪水，決道使通，天

乃賜禹大法九類，天之常道，所以得其次敘。此說其

得九類之由也。○堯，堯塞至五行。○正義曰：襄二十

五年左傳說陳之伐鄭云：井陘木刊，謂塞其井，斬其

木，是堯為塞也。汨，是亂之意，故為亂也。水是五行之

一，水性下流，絲反塞之，失水之性，水失其道，則五行

皆失矣。是塞洪水為亂陳其五行，言五行陳列皆亂

也。大禹謨：帝美禹治水之功云：地平天成，傳云：水土

治曰平，五行敘曰成。水既治，五行序是治。水失道為

亂，五行也。○傳：畀與至以敗。○正義曰：畀與釋詁文

斃敗相傳訓也。以禹得而絲不得，故為天動威怒，絲

萬曆十五年刊

書經卷之三

三

自相類者有九，九者各有一章，故漢書謂之為九章。此謂九類，是天之常道，既不得九類，故常道所以敗也。自古以來，得九疇者，惟有禹耳。未聞餘人有得之者也。若人皆得之，絲獨不得，可言天帝怒絲，餘人皆不得，獨言天怒絲者，以禹由治水有功，故天賜之。絲亦治水，而天不與，以絲禹俱是治水，父不得而子得之，所以彰禹之聖，當於天心，故舉絲以彰禹也。○傳放絲至之道。正義曰：傳嫌極謂被誅殺，故辯之云：放絲至死，不赦也。嗣繼釋詁文，三代以還，父罪子廢，故云廢父與子，堯舜之道，賞罰各從其實，為天下之至公也。○傳天與至次叙。正義曰：易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九類各有文字，即是書也。而云天乃錫禹，知此天與禹者，即是洛書也。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為伏羲繫天而王，河出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先達共為此說，龜負洛書，經無其事，中侯及諸緯多說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受圖書之事，皆云龍負圖，龜負書，緯之書，不知誰作，通人計覈，謂偽起哀平，雖復前漢之

未始有此書，以前學者必相傳此說，故孔以九類且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從一，而至於九，禹見其文，遂因而第之，以成此九類法也。此九類陳而行之，常道所以得次叙也。言禹第之者，以天神言語，必當簡要，不應曲有次第，寧若此，故以為禹次第之。禹既第之，當有成法，可傳，應人盡知之，而武王獨問箕子者，五行志云：聖人行其道，而寶其真，降及於殷，箕子在父師之位，而典之，周既克殷，以箕子歸，周武王親虛已而問焉，言箕子與其事故，武王特問之，其義或當然也。若然大禹既得九類常道，始有次叙，未有洛書之前，常道所以不亂者，世有澆淳，教有疎密，三皇以前，無文亦治，何止無洛書也。但既得九類以後，聖王法而行之，從之則治，違之則亂。故此說常道攸敘，攸數，由洛書耳。初一日五行傳。九類類一章，以五行為始。次二曰敬用五事傳。五事在身用之，必敬乃善。次三曰農用八政傳。農厚也，厚

用之政乃成。○農馬云食為入政。次四曰協用五紀。

傳 協和也。和天時使得正。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

傳 皇大極中也。凡立事當用大中之道。次六曰乂用

三德。傳 治民必用剛柔正直之三德。次七曰明用稽

疑。傳 明用卜筮考疑之事。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

嚮用五福威用六極。傳 言天所以嚮勸人。用五福所

以威沮人。用六極。此已上禹所第敘。○嚮許亮五。又

反。此已上時掌反。禹所第敘。馬云從五行已下。至六

極。洛書文也。漢書五行志以初一已下皆洛書文也。

疏 初一至六極。○正義曰天所賜禹大法九類者。初

事次三曰厚用接物。八品之政。教次四曰和用天象。五物之綱紀。次五曰立治用大為中正之道。次六曰

治民用三等之德。次七曰明用卜筮以考疑事。次八

曰念用天時。衆氣之應驗。次九曰嚮勸人。用五福威

沮人。用六極。此九類之事也。○傳 農厚至乃成。○正

義曰鄭玄云農讀為醴。則農是醴意。故為厚也。政施

於民善不厭深。故厚用之。政乃成也。張晏王肅皆言

農食之本也。食為入政之首。故以農言之。然則農用

止為一食。不兼八事。非上下之例。故傳不然。八政三

德。總是治民。但政是被物之名。德是在已之稱。故分

為二疇也。○傳 協和至五紀。○正義曰協和釋詁文。天是積氣。其狀無形。列宿四方為天之限。天左行晝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十二

六

及當用大中之道也。詩云：莫匪爾極。周禮以為民極。論語允執其中，皆謂用大中也。○傳言天至第敘。○正義曰：貧弱等六者，皆謂窮極惡事，故曰之六極也。福者，人之所慕，皆嚮望之。極者，人之所惡，皆畏懼之。勸勉也，勉之為善，沮止也，止其為惡。福極皆上天為之，言天所以嚮望勸勉，人用五福，所以畏懼沮止。人用六極，自初一日已下，至此六極已上，皆是禹所次第而敘之。下文更將此九類而演說之，知此九者皆禹所第也。禹為此次者，蓋以五行世所行用，是諸事之本，故五行為初也。發見於人，則為五事，故五事為二也。正身而後及人，施人乃名為政，故八政為三也。施人之政，用天之道，故五紀為四也。順天布政，則得大中，故皇極為五也。欲求大中，隨德是任，故三德為六也。政雖在德，事必有疑，故稽疑為七也。行事在於政得失，應於天，故庶徵為八也。天監在下，善惡必報，體各驗於時氣，禍福加於人身，故五福六極為九也。皇極居中者，總包上下，故皇極傳云：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謂行九疇之義是也。福極處末者，顧氏云：前

八事俱得五福歸之，前八事俱失六極臻之，故福極處末也。發首言初一，其末不言終九者，數必以一為始，其九非數之終，故從上言次，而不言終也。五行不言用者，五行萬物之本，天地百物莫不用之，不嫌非用也。傳於五福六極，言天用者，以前並是人君所用。五福六極受之於天，故言天用。傳言此禹所第敘，不知洛書本有幾字，五行志悉載此一章，乃云：凡此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計天言簡要，必無次第之數。上傳云：禹因而第之，則孔以第是禹之所為。初一日等二十七字，必是禹加之也。其敬用農用等一十八字，大劉及顧氏以為龜背先有總三十八字，小劉以為敬用等亦禹所第敘。其龜文惟有二十字，並無明據。未知孰是。故兩存焉。皇極不言數者，以總該九疇，理兼萬事，非局數能盡故也。稽疑不言數者，以卜五筮二共成爲七，若舉卜不得兼筮，舉筮不得兼卜，且疑事既衆，不可以數總之故也。庶徵不言數者，以庶徵得爲五休，失爲五咎。若舉休不兼咎，舉咎不兼休，若休咎並言，便爲十事。本是五物，不可言十也。然五福

六極所以善惡皆言者以沮勸在下故丁寧明言善惡也且庶徵雖有休咎皆以念慮包之福極嚮威相反不可一言為目故別為文焉知五福六極非各分為疇所以共為一者蓋以龜文福極相近一處故禹第之總為一疇等行五事所以福五而極六者大劉以為皇極若得則分散總為五福若失則不能為五事之主與五事並列其各弱故為六也猶詩平王以後與諸侯並列同為國風焉各徵有五而極有六者五徵傳云皇之不極厥罰常陰即與各一五行一曰徵常雨相類故以常雨包之為五也

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傳皆其生數水曰

潤下火曰炎上傳言其自然之常性○炎榮鉗反○時掌反又如宗

下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傳木可以椽曲直真金可以改

更○採如土爰稼穡傳種曰稼斂曰穡土可以種可

以斂潤下作鹹傳水鹵所生○鹹音咸○炎上作苦傳

焦氣之味曲直作酸傳木實之性從革作辛傳金之

氣稼穡作甘傳甘味生於百穀五行以下箕子所陳

疏一五行至作其○正義曰此以下箕子所演陳禹

重第一言其名次第二言其體性第三言其氣味言

五者性異而味別各為人之用書傳云水火者百姓

之所飲食也是為入用五行即五材也襄二十七年左

傳云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言五者各有材幹也謂之

行者若在天則五氣流行在地世所行用也○傳皆

其生數○正義曰易繫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大

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即是五行生成之數

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

此其生數也如此則陽無匹陰無偶故地六成水天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三

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於是陰陽各有匹偶而物得成焉故謂之成數也易繫辭又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謂此也又數之所起起於陰陽陰陽往來在於日道十一月冬至日南極陽來而陰往冬水位也以一陽生為水數五月夏至日北極陰進而陽退夏火位也當以一陰生為火數但陰不名奇數必以偶故以六月二陰生為火數也是故易說稱乾貞於十一月子坤貞於六月未而皆左行由此也冬至以及於夏至當為陽來正月為春木位也三陽已生故三為木數夏至以及冬至當為陰進八月為秋金位也四陰已生故四為金數三月為春之季四季土位也五陽已生故五為土數此其生數之由也又萬物之本有生於無著生於微及其成形亦以微著為漸五行先後亦以微著為次五行之體水最微為一火漸著為二木形實為三金體固為四土質大為五亦是次之宜大劉與顧氏皆以為水火木金得土數而成故水成數六火成數七木成數八金成數九土成數十

義亦然也。○傳言其自自然之常性。○正義曰易文言云水流濕火就燥王肅曰水之性潤萬物而退下火之性炎盛而升上是潤下炎上言其自自然之本性。○傳木可至改更。○正義曰此亦言其性也探曲直者為器有須曲直也。○改更者可銷鑄以為器也木可以探令曲直金可以從人改更言其可為人用之意也。由此而觀水則潤下可用以灌溉火則炎上可用以炊爨亦可知也。水既純陰故潤下趣陰火是純陽故炎上趣陽。木金陰陽相雜故可曲直改更也。○傳種曰至以斂。○正義曰鄭玄周禮註云種穀曰稼。若嫁女之有所生然則種是惜也言聚蓄之可惜也。共為治田之事分為種斂二名耳。土上所為故為土性。上文潤下炎上曲直從革即是水火木金體有本性。其稼穡以人事為名非是土之本性。生物是土之本性。其稼穡非土本性也。爰亦曰也。爰曰言爰以見此異也。六府以土穀為二由其體異故也。○傳水鹵所生。○正義曰水性本甘久浸其地變而為鹵。鹵味乃鹹。說文云鹵西方鹹地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禹

貢云海濱廣斥是海浸其旁地使之鹹也月令冬云其味鹹其臭朽是也上言曰者言其本性此言作者從其發見指其體則稱曰致其類即言作下五事庶徵言曰作者義亦然也○傳焦氣之味○正義曰火性炎上焚物則焦焦是苦氣月令夏云其臭焦其木苦若為焦味故云焦氣之味也臭之曰氣在口曰味○傳木實之性○正義曰木生子實其味多酸五果之味雖殊其為酸一也是木實之性然也月令春云其味酸其臭羶是也○傳金之氣味○正義曰金之在火別有腥氣非苦非酸其味近辛故辛為金之氣味月令秋云其味辛其臭腥是也○傳甘味生於百穀○正義曰甘味生於百穀穀是土之所生故甘為土之味也月令中央云二五事一曰貌○傳容儀○貌其味甘其臭香是也

二曰言○傳詞章  
三曰視○傳觀正○視常止反  
四曰聽○傳察是非  
五曰思○傳心慮所行○思如字徐息吏反下同

恭○傳儼恪○儼魚  
言曰從○傳是則可從  
視曰明○傳必

清審  
聽曰聰○傳必微諦○諦音帝  
思曰睿○傳必通於微○睿

悅歲反馬  
恭作肅○傳心敬  
從作又○傳可以治  
明作哲○傳

照了○者之舌反徐之  
聰作謀○傳所謀必成當○當

丁浪  
昏作聖○傳於事無不通謂之聖  
疏○正義曰此

章所演亦為三重第一言其所名第二言其所用第三言其所致貌是容儀舉身之大名也言是口之所出視是目之所見聽是耳之所聞思是心之所慮一人之上此五事也貌必須恭言乃可從視必當明聽必當聰思必當通於微密也此一重即是敬用之事貌能恭則心肅敬也言可從則政必治也視能明則所見照者也聽能聰則所謀必當也思通微則事無不通乃成聖也此一重言其所致之事洪範本體

萬曆十四年刊

與入主作法皆據人主為說貌總身也口言之目視  
之耳聽之心慮之人生始於敬身終通萬事此五事  
為天下之本也五事為此大者鄭云此數本諸陰陽  
昭明人相見之次也五行傳曰貌屬木言屬金視屬  
火聽屬水思屬土五行傳伏生之書也孔於太戊柔  
穀之下云七日大拱貌不恭之罰高宗雉雉之下云  
耳不聰之異皆書傳之文也孔取書傳為說則此次  
之意亦當如書傳也木有華葉之容故貌屬木言之  
決斷若金之斬割故言屬金火外光故視屬火水內  
明故聽屬水土安靜而萬物生心思慮而萬事成故  
思屬土又於易東方震為足足所以動容貌也西方  
兌為口口出言也南方離為目目視物也北方坎為  
耳耳聽聲也土在內猶思在心亦是五屬之義也  
傳察是非正義曰此五事皆有是非論語云非禮  
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又引詩云思無  
邪故此五事皆有是非也此經歷言五名名非善惡  
之辨但為之有善有惡傳皆以是辭釋之貌者言其  
動有容儀也言者道其語有辭章也視者言其觀正

不觀邪也聽者受人言察是非也思者心慮所行使  
行得中也傳於聽云察是非明五者皆有是非也所  
為者為正不為邪也於視不言視邪正於聽言察是  
非亦所以互相明也傳必通於微正義曰此一  
重言敬用之事貌戒惰容故恭為儼恪曲禮曰儼若  
思儼是嚴正之貌也恪敬也貌當嚴正而莊敬也言  
非理則人違之故言是則可從也視必明於善惡故  
必清徹而審察也聽當別彼是非必微妙而審諦也  
王肅云睿通也思慮若其不深故必深思使通於微  
也此皆敬用使然故經以善事明之鄭玄云此恭明  
聰睿行之於我身其從則是彼人從我以與上下違  
者我是而彼從亦我所為不乖刺也此據人主為文  
皆是人主之事說命云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  
聰即此是也傳於事至之聖正義曰此一重言  
所致之事也恭在貌而敬在心人有心慢而貌恭必  
當緣恭以致敬故貌恭作心敬也下從上則國治故  
人主言必從其國可以治也視能清審則照了物情  
故視明致照者也聽聰則知其是非從其是為謀必



當故聽聰致善謀也。睿聖俱是通名，聖大而睿小，緣其能通微事，事無不通，因睿以作聖也。鄭玄周禮注云：聖通而先識也，是言識事在於衆物之先，無所不通，以是名之為聖。聖是智之上，通之大也。此言入主行其小，而致其大，皆是人主之事也。鄭玄皆謂其政所致也。君貌恭則臣禮肅，君言從則臣職治，君視明則臣照哲，君聽聰則臣進謀，君思睿則臣賢智，鄭意謂此所致皆君致也。案庶徵之意，休徵各徵皆肅，又所致若肅又明聰，皆是臣事則休咎之所致，悉皆不由君矣。又聖大而睿小，若君睿而致臣聖，則臣皆上於君矣。何不然之甚乎？哲字王肅及漢書五行志皆云：哲智也。鄭本作哲，則讀為哲。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一曰食

勤農業

二曰貨

實用物

三曰祀

敬鬼

神以成教

四曰司空

主空土以居民

五曰司徒

傳

主徒衆教以禮義

六曰司寇

主姦盜使無縱

反或作從音同。七曰賓，禮賓客無不敬。八曰師，簡師所任必良，士卒必練。卒子疏曰：八政者，人主施政教於民有八事也。一曰食，教民使勤農業也。二曰貨，教民使求資用也。三曰祀，教民使敬鬼神也。四曰司空，教民使之官，主空土以居民也。五曰司徒，教民使之官，教衆民以禮義也。六曰司寇，教民使之官，詰治民之姦盜也。七曰賓，教民以禮待賓客相往來也。八曰師，立師防寇賊以安民也。八政如此次者，人不食則死，食於人最急，故教為先也。有食又須衣，貨為人之用，故貨為二也。所以得食貨乃是明靈祐之人，當敬事鬼神，故祀為三也。足衣食祭鬼神，必當有所安，居司空主居民，故司空為四也。雖有所安居，非禮義不立，司徒教以禮義，故司徒為五也。雖有禮義之教，而無刑殺之法，則疆弱相陵，司寇主姦盜，故司寇為六也。民不往來，則無相親之好，故賓為七也。寇賊為害，則民不安居，故師為八也。此用於民緩急而為次也。食貨祀賓師，指事為

萬曆十五年刊

皇朝統志卷之二

三

之名三卿舉官為名者三官所主事多若以一字為名則所掌不盡故舉官名以見義鄭玄云此數本諸其職先後之宜也食謂掌民食之官若右稷者也貨掌金帛之官若周禮司貨賄是也祀掌祭祀之官若宗伯者也司空掌居民之官司徒掌教民之官也司空掌諸侯朝觀之官周禮大行人是也師掌軍旅之官若司馬也王肅云賓掌賓客之官也即如鄭王之說自可皆舉官名何獨三事舉官也入政主以教民非謂公家之事司貨賄掌公家貨賄大行人掌王之賓客若其事如周禮皆掌王家之事非復施民之政何以謂之政乎且司馬在上司空在下今司空在四司馬在八非取職之先後也○傳寶用物○正義曰貨者金玉布帛之總名皆為人用故為用物旅縶云不貴異物賤用物是也食則勤農以求之衣則蠶績以求之但貨非獨衣不可指言求處故云得而寶愛之孝經云謹身節用詩序云儉以足用是寶物也○傳主空土以居民○正義曰周官篇云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司徒掌邦教敷五

典擾兆民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周禮司徒教以禮義司寇無縱罪人其文具矣○傳簡師至必練無不敬教民待賓客相往來也師者眾之通名必當選人為之故傳言簡師選人為師也所任必良任良將也士卒必練練謂教習使知義若練金使精也論語以不教民戰是謂棄○四五紀一曰歲○傳所以紀四之是士卒必須練也  
二曰月○傳所以紀一月  
三曰日○傳紀一日  
四曰星辰○傳二十八宿迭見以敘氣節十二辰以紀日月所會○宿音秀迭田五曰曆數○傳曆數節氣之度以為節反見賢遍反  
疏四五紀至曆數○正義曰五紀者五以及明年冬至為一歲所以紀四時也二曰月從朔至晦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所以紀一月也三

萬曆十四年刊

書流卷十二

七

曰日從夜半以至明日夜半周十二辰為一日所以  
紀一日也四曰星辰星謂二十八宿昏明迭見辰謂  
日月別行會於宿度從子至於丑為十二辰星以紀  
節氣早晚辰以紀日月所會處也五曰曆數算日月  
行道所歷計氣朔早晚之數所以為一歲之曆凡此  
五者皆所以紀天時故謂之五紀也五紀不言時者  
以歲月氣節正而四時亦自正時隨月變非曆所推  
故不言時也五紀為此大者歲統日月月統日星辰見  
於天其曰曆數總曆四者故歲為始曆為終也○傳  
二十至所會○正義曰二十八宿布於四方隨天轉  
運昏明迭見月令十二月皆紀昏旦所中之星若月  
令孟春昏參中且尾中仲春昏弧中且建星中季春  
昏七星中且牽牛中孟夏昏翼中且婺女中仲夏昏  
亢中且危中季夏昏心中且奎中孟秋昏建星中且  
畢中仲秋昏牽牛中且觜中季秋昏虛中且柳中孟  
冬昏危中且七星中仲冬昏東壁中且軫中季冬昏  
婁中且氐中皆所以敘氣節也氣節者一歲三百六  
十五日有餘分為十二月有二十四氣一為節氣謂

月初也一為中氣謂月半也以彼迭見之星敘此月  
之節氣也昭七年左傳晉侯問士文伯曰多語寡人  
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會者日行  
遲月行疾俱循天度而右行二十九日過半月行一  
周天又前及日而與日會因謂會處為辰則月令孟  
春日在營室仲春日在奎季春日在胃孟夏日在畢  
仲夏日在東井季夏日在柳孟秋日在翼仲秋日在  
角季秋日在房孟冬日在尾仲冬日在斗季冬日在  
婺女十二會以為十二辰辰即子丑寅卯之謂也十  
二辰所以紀日月之會處也鄭以為星五星也然五  
星所行下民不以為候故傳不以星為五星也○傳  
曆數至民時○正義曰天以積氣無形二十八宿分  
之為限每宿各有度數合成三百六十五度有餘日  
月右行循此宿度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餘二十  
九日過半而月一周與日會每於一會謂之一月是  
一歲為十二月仍有餘十一日為日行天未周故置  
閏以充足若均分天度以為十二次則每次三十度  
有餘一次之內有節氣中氣次之所管其度多每月

之所統其日入月朔參差不及節氣不得在月朔中氣不得在月半故聖人曆數此節氣之度使知氣所在既得氣在之日以爲一歲之曆所以敬授民時王肅云日月星辰所行布而數之所以紀度數是也歲月日星傳皆言紀曆數不言紀者曆數數上四事爲紀所紀非獨一事故傳不得言紀但成彼四事爲紀故通數以五皇極皇建其有極傳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謂行九疇之義

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傳斂

是五福之道以爲教用布與衆民使慕之惟時厥庶

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傳君上有五福之教衆民於君

取中與君以安中之善言從化凡厥庶民無有淫朋

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傳民有安中之善則無淫過

朋黨之惡比周之德惟天下皆大爲中正○比毗志反註同

疏五皇極至作極○正義曰皇大也極中也施政教治下民當使大得其中無有邪僻故演之云大

者人君爲民之主當大自立其有中之道以施教於民當先敬用五事以斂聚五福之道用此爲教布與衆民使衆民慕而行之在上能教如此惟是其衆民皆效上所爲無不於汝人君取其中道而行積久漸以成性乃更與汝人君以安中之道言皆化也若能化如是凡其衆民無有淫過朋黨之行人無有惡相阿比之德惟皆大爲中正之道言天下衆民盡得中也○傳大中之義○正義曰此疇以大中爲名故演其大中之義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欲使人主先自立其大中乃以大中教民也凡行不迂僻則謂之中中庸所謂從容中道論語允執其中皆謂此也九疇爲德皆求大中是爲善之總故云謂行九疇之義言九疇之義皆求得中非獨此疇求大中也此大中是人君之大行故特敘以爲一疇耳○傳斂是至慕

之。○正義曰：五福生於五事，五事得中，則福報之，斂是五福之道，指其敬用五事也。用五事得中，則各得其福，其福乃散於五處，不相集聚。若能五事皆敬，則五福集來歸之。普敬五事，則是斂聚五福之道。以此敬五事為教，布與眾民，使眾民勸慕為之，福在幽冥，無形可見，敬用五事，則能致之。斂是五福，正是敬用五事，不言敬用五事以教，而云斂是五福以為教者，福是善之見者，故言福以勸民，欲其慕而行善也。汝者箕子，汝王也。○傳：君上至從化。○正義曰：凡人皆有善性，善不能自成，必須人君教之，乃得為善。君上既有五福之教，以大中教民，眾民於君取中，保訓安也。既學得中，則其心安之。君以大中教民，民以大中嚮君，是民與君皆以大中之善。君有大中，民亦有大中，言從君化也。○傳：民有至中正。○正義曰：民有安中之善，非中不與為交。安中之人，則無淫過朋黨之惡。無有比周之德，朋黨比周，是不中者，善多惡少，則惡亦化而為善，無復有不中之人。惟天下皆大為中正矣。凡厥庶民有獻有為者

守汝則念之。○傳

民哉有道有所為有所執守汝則念

錄敘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傳

凡民之行

雖不合於中而不罹于咎惡皆可進用大法受之。○

馬力馳反又來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

多反行下孟反汝當安汝顏色以謙下人。人曰我所好者德汝則

與之爵祿。○好呼報反。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不合

於中之人汝與之福則是人此其惟大之中言可勉

進無虐榮獨而畏高明。○榮單無兄弟也無子曰獨

單獨者不侵虐之寵貴者不在法畏之。○無虐馬本

作亡侮榮岐

高反、畏如字。疏：凡厥至高明。正義曰：又說用人為  
徐云：鄭音威。疏：官使之大。中凡其眾民有道德有所  
為有所執守，汝為人君，則當念錄敘之用之。為官若  
未能如此，雖不合於中，亦不罹於咎。惡此人可勉進，  
宜以取人大法，則受取之。其受人之大法，如何乎？汝  
當和安汝之顏色，以謙下人。彼欲仕者，謂汝曰：我所  
好者德也。汝則與之以福祿，隨其所能用之。為官是  
人庶幾，必自勉進。此其惟為大中之道。又為君者，無  
侵虐單獨而畏忌高明。高明謂貴寵之人，勿枉法畏  
之。如是，即為大中之矣。○傳：民戰至敘之。○正義曰：戰  
斂也。因上斂是五福，故傳以戰言之。戰，文兼下三事。  
民能斂德行，智能使其身有道德，其才能有所施為。  
用心有所執守，如此人者，汝念錄敘之，宜用之。為官  
也，有所為謂藝能也。有執守，謂得善事能守而勿失。  
言其心正不逆邪也。○傳：凡民至受之。○正義曰：不  
合於中，不罹於咎，謂未為大善，又無惡行。是中人已  
上，可勸勉有方，將者也。故皆可進用。以大法受之，大  
法謂用人之法，取其所長，棄瑕錄用也。上文人君以

大中之教民，使天下皆為大中。此句又令不合於中，亦  
用之者。上文言設教耳，其實天下之大，非民之眾，不  
可使皆合大中。且庶官交曠，即須任人，不可待人盡  
合大中。然後敘用，言各有為，不相妨害。○傳：汝當至  
爵祿。○正義曰：安汝顏色，以謙下人，其此不合於中  
之人，皆人言曰：我所好者德也。是有慕善之心，有方  
將者也。汝則與之爵祿，以長進之。上句言受之，謂始  
受以此言與爵祿，謂用為官也。○傳：不合至勉進。○  
正義曰：不合於中之人，初時未合中也。汝與之爵祿，  
置之朝廷，見人為善，心必慕之，則是人此其惟大中  
之道。為大中之人，言可勸勉使進也。荀卿書曰：蓬生  
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與之俱黑。斯言信矣。此經  
或言時人德，鄭王諸本皆無德字。此傳不以德為義，  
定本無德，疑衍字也。○傳：榮單至畏之。○正義曰：詩  
云：獨行，無與榮。是為單，謂無兄弟也。無子曰：獨，王制文  
高明與榮，獨相對，非謂才高知寵貴之人位望高也。  
不在法畏之，即詩所謂不畏強禦是也。此經皆是據  
天子無陵，虐榮獨而畏避高明，寵貴者顧氏亦以此

萬曆十五年刊  
書苑卷十二  
十一

經據人君小劉以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

昌傳功能有為之士使進其所行汝國其昌盛○其

字徐下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傳凡其正直之人既當

以爵祿富之又當以善道接之汝弗能使有好于而

家時人斯其辜傳不能使正直之人有好於國家則

是人斯其詐取罪而去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

作汝用咎傳於其無好德之人汝雖與之爵祿其為

汝用惡道以敗汝善○其為疏人之至用咎○正義

人之在位者有才能有所為當褒賞之委任使進其

又復以善道接之使之荷恩盡力汝若不能使正直  
之人有好善於汝國家是人於此其將詐取罪而去  
矣於其無好德之人謂性行惡者汝雖與之福賜之  
爵祿但本性既惡必為惡行其為汝臣必用惡道以  
敗汝善言當任善而去惡○傳功能至昌盛○正義  
曰功能有為之士謂其身有才能所為有成功此謂  
已在朝廷任用者也使進其行者謂人之有善若上  
知其有能有為或以言語勞來之或以財貨賞賜之  
或更任之以大位如是則其人喜於見知必當行自  
進益人皆漸自修進汝國其昌盛矣○傳凡其至接  
之○正義曰凡其正直之人皆謂臣民有正直者爵  
祿所設正直是與已知彼人正直必當授之以官既  
當與爵祿富之又當以善道接之言其非徒與官而  
已又當數加燕賜使其歡心也○傳不能至而去  
○正義曰授之以官爵加之以燕賜喜於知已荷君  
恩德必進謀樹功有好善於國家若雖用為官心不  
委任禮意疎薄更無恩紀言不聽計不用必將奮衣  
而去不肯久留故言不能使正直之人有好於國家

則是人斯其詐取罪而去也。○傳於其至汝善。○正義曰：無好對有好，有好謂有善也。無好德之人，謂彼性不好德，好惡之人也。論語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傳記言好德者多矣，故傳以好德言之。定本作無惡者，疑誤耳。不好德者，性行本惡，君雖與之爵祿，不能感恩行義，其為汝臣，必用惡道以敗汝善也。易繫辭云：无咎者，善補過也。咎是過之別名，故為惡耳。無偏無陂，遵王之義。傳偏不平，陂不正，言當循先王之正義以治民。○陂音祕，舊本作頗，音普。

多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傳言無有亂為私好惡，動必循先王之道。路，好呼報反，惡烏路反，註同。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傳言開闢，○闢婢必反。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傳言辯治，○平平，婢絲反，治直吏反。

道平平。傳言辯治，○平平，婢絲反，治直吏反。無反無側，王道平平。傳言辯治，○平平，婢絲反，治直吏反。

言所行無反道不正，則王道平直。會其有極，歸其

有極。傳言會其有中而行之，則天下皆歸其有中矣。

疏：無偏至有極。○正義曰：更言大中之體，為人君者當無偏私，無陂曲，動循先王之正義，無有亂為私好，謬賞惡人，動循先王之正道，無有亂為私惡，濫罰善人，動循先王之正路，無偏私，無阿黨，王家所行之道，蕩蕩然開闢矣。無阿黨，無偏私，王者所立之道，平然辯治矣。所行無反道，無偏側，王家之道，正直矣。所行得無偏私，皆正直者，會集其有中之道而行之。若其行必得中，則天下歸其中矣。言人皆謂此人為大中之人也。○傳偏不至治民。○正義曰：不平謂高下不正為邪僻，與下好惡反側，其義一也。偏頗阿黨，是政之大患，故箕子殷勤言耳。下傳云：無有亂為私好，私惡者，人有私好惡，則亂於正道，故傳以亂言之。○傳言會至中矣。○正義曰：會謂集會，言人之將為行也，集會其有中之道而行之，行實得中，則天下皆



歸其為有中矣。天下者大言之，論語云：「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此意與彼同也。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傳曰：者大其義，言以大中之道，布陳言教，不失其常，則人皆是順矣。天且其順而況于人乎。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傳曰：凡其衆民，中心之所陳，言凡順是行之，則可以近益天子之光明。近附曰：天子作民父母，以

為天下王。傳曰：言天子布德惠之教，為兆民之父母，是為天下所歸往，不可不務。疏曰：皇至下王，正義曰：既言有中矣，為天下所歸，更美之曰：以大中之道，布陳言教，不使失是常道，則民皆於是順矣。天且其順，而況於人乎。以此之故

大中為天下所歸也。又大中之道至矣，何但出於天子為貴，凡其衆民中和之心，所陳之言，謂以善言聞於上者，於是順之，於是行之，悅於民，而便於政，則可近益天子之光明矣。又本人君須大中者，更美大之曰：人君於天下所歸往，由大中之道，教使然，言人君不可不務大矣。

六三德：一曰正直，傳曰：能正人之曲直。二曰剛克，傳曰：剛能立事。三曰柔克，傳曰：和柔能治三者皆德。平康正直，傳曰：世平安，用正直治之。彊弗友，剛克，傳曰：友順也，世強禦不順，以剛能治之。○禦魚呂反，燮友，柔克，傳曰：燮和也，世和順，以柔能治之。○燮息協反。沈潛，剛克，傳曰：沈潛謂地，雖柔亦有剛，能出金石。高明，柔克。

萬曆十五年刊

高明謂天言天為剛德亦有柔克不于四時喻臣當執剛以正君君亦當執柔以納臣惟辟作福惟辟

作威惟辟玉食

言惟君得專威福為美食辟徐補亦反

玉食張晏注漢書云玉食珍食也韋昭云諸侯備珍異之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

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

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在位不敦平則下民僭差頗

普多反僻匹亦反僭子念疏六三德至僭忒○正義反忒他得反馬云惡也曰此三德者人君之德

張弛有三也一曰正直言能正人之曲使直二曰剛克言剛強而能立事三曰柔克言和柔而能治既言

人主有三德又說隨時而用之平安之世用正直治之強禦不順之世用剛能治之和順之世用柔能治

之既言三德張弛隨時而用又舉天地之德以喻君臣之交地之德沉深而柔弱矣而有剛能出金石之

物也天之德高明剛強矣而有柔能順陰陽之氣也以喻臣道雖柔當執剛以正君君道雖剛當執柔以

納臣也既言君臣之交剛柔適用更言君臣之分貴賤有恒惟君作福得專賞也惟君作威得專罰人

也惟君王食得備珍食也為臣無得有作福作威玉食言政當一統權不可分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

者其必害於汝臣之家凶於汝君之國言將得罪喪象且亂邦也在位之人用此大臣專權之故其行側

頗僻下民用在位頗僻之故皆言不信而行差錯也傳和柔至皆德○正義曰剛不恒用有時施之故傳

言立事柔則常用以治故傳言能治三德為此者正直在剛柔之間故先言二者先剛後柔得其敘矣

王肅意與孔同鄭玄以為三德人各有二德謂人臣也○傳友順至治之○正義曰釋訓云善兄弟為友

友是和順之名故為順也傳云煖和也釋詁文此三德是王者一人之德視世而為之故傳三者各言世

世平安雖時無逆亂而民俗未和其下猶有曲者須  
在上以正之故世平安用正直之德治之世有強禦  
不順非剛無以制之故以剛能治之世既和順風俗  
又安故以柔能治之鄭玄以為人臣各有一德天子  
擇使之註云安平之國使中平守一之人治之使不  
失舊職而已國有不順孝敬之行者則使剛能之人  
誅治之其有中行之者則使柔能之人治之差正  
之與孔不同○傳高明至納臣○正義曰中庸云博  
厚配地高明配天高而明者惟有天耳知高明謂天  
也以此高明是天故上傳沈潛謂地也文五年左傳  
云天為剛德猶不于時是言天亦有柔德不于四時  
之序也地柔而能剛天剛而能柔故以喻臣常執剛  
以正君君當執柔以納臣也○傳言惟至美食○正  
義曰於三德之下說此事者以德則隨時而用位則  
不可假人故言尊卑之分君臣之紀不可使臣專威  
福奪君權也衣亦不得僭君而猶言食者人之所資  
食最為重故舉言重也王肅云辟君也不言王者關  
諸侯也諸侯於國得專賞罰其義或當然也○傳在

位至僭差○正義曰此經福威與食於君每事言辟  
於臣則并文而畧之也作福作威謂秉國之權勇畧  
震主者也人用側頗僻者謂在位小臣見彼大臣威  
福由已由此之故小臣皆附下罔上為此側頗僻也  
下民見此在位小臣秉心僻側用此之故下民皆不  
信恒為此僭差也言在位由大臣下民由在位故皆  
言用也傳不解家王肅云大夫稱家七稽疑擇建立  
言秉權之臣必滅家復害其國也  
卜筮人○傳龜曰卜筮考正疑事當選擇知卜筮  
人而建立之○著音尸乃命卜筮○傳建立其人命以其職

曰兩曰霽○傳

龜兆形有似兩者有似兩止者○霽子細反

曰蒙○傳

蒙陰闇○蒙武工反○曰驛○傳氣落驛不連屬

○驛音亦註

曰克○傳兆相文錯五者卜筮之常法曰

萬曆十五年刊

貞。曰悔。傳 內卦曰貞，外卦曰悔。凡七。傳 卜筮之數，卜

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二人占，則從二人之

言。傳 立是知卜筮人使為卜筮之事。夏殷周卜筮各

異。三法並卜，從二人之言，善鈞從衆。卜筮各三人。占

也。衍以淺反。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

及庶人。謀及卜筮。傳 將舉事而汝則有大疑，先盡汝

心以謀慮之。次及卿士衆民，然後卜筮以決之。汝則

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傳 人心和

順，龜筮從之，是謂大同於吉。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

傳 動不違衆，故後世遇吉。○逢，馬云逢大也。汝則從龜從筮

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傳 三從二逆，中吉，亦可舉事。卿

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傳 君臣不同，決之

筮亦中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傳

民與上異心，亦卜筮以決之。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

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傳 二從三逆，龜筮相違，故

可以祭祀冠婚，不可以出師征伐。○冠官。龜筮共違

于人。傳 皆逆。用靜吉。用作凶。傳 安以守常則吉，動則

凶。疏 七稽至之言。正義曰：稽疑者，言王者考正疑

事，當選擇知卜筮者而建立之，以為卜筮人。謂

萬曆十五年刊

立為卜人筮人之官也。既立其官，乃命以卜筮之職。云卜兆有五，曰兩，兆如雨下也，曰霽，兆如雨止也，曰霽，兆氣蒙闇也，曰圍，兆氣落驛不連屬也，曰克，兆相交也，筮卦有二，重二體乃成一卦，曰貞，謂內卦也，曰悔，謂外卦也。卜筮兆卦，其法有七事，其卜兆用五，兩霽蒙，霽，克也，其筮占用二，貞與悔也。卜筮皆就此七者，推衍其變，立是知卜筮人，使作卜筮之官，其卜筮必用三代之法，三人占之，若其所占不同，而其善鈞者，則從二人之言，言以此法考正疑事也。○傳龜曰：至立之。正義曰：龜曰：卜，著曰筮，曲禮文也。考正疑事，當選擇知卜筮人，而建立之，建亦立也。復言之耳。鄭王皆以建立為二，言將考疑事，選擇可立者，立為卜人筮人。○傳兆相至常法。○正義曰：此上五者，灼龜為兆，其學折形狀有五種，是卜兆之常法也。說文云：霽，兩止也，霽似兩止，則兩似兩下。鄭玄曰：霽如兩止者，雲在上也，霽聲近蒙，詩云：零雨其蒙，則蒙是闇之義，故以霽為兆，蒙是陰闇也。圍，即驛也，故以為兆氣落驛，不連屬，落驛希疎之意也。兩霽既相對，則蒙

驛亦相對，故驛為落驛，氣不連屬，則霽為氣連，蒙闇也。王肅云：圍，霍驛消滅，如雲陰，霽，天氣下，地不應，闇冥也。其意如孔言，鄭玄以圍為明，言色澤光明也。霽者，氣澤鬱鬱，冥冥也，自以明闇相對，異於孔也。克謂兆相交錯，王肅云：兆相侵入，蓋兆為二折，其折相交也。鄭玄云：克者，如雨氣色相侵入，卜筮之事，體用難明，故先儒各以意說，未知孰得其本。今之用龜，其兆橫者為土，立者為木，斜向徑者為金，背徑者為火，因兆而細曲者為水，不知與此五者同異如何。此五兆不言一曰二曰者，灼龜所遇，無先後也。○傳內卦至曰悔。○正義曰：僖十五年左傳云：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其卦遇蠱，蠱卦巽下艮上，說卦云：巽為風，艮為山，其占云：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是內卦為貞，外卦為悔也。筮法爻從下起，故以下體為內，上體為外。下體為本，因而重之，故以下卦為貞，貞正也。言下體是其正，鄭玄云：悔之言晦，晦猶終也。晦是月之終，故以為終，言上體是其終也。下體言正，以見上體不正。上體言終，以見下體為始。二名互相明也。○傳立是至

三人。正義曰：此經卜五，占用二，衍忒，孔不為傳，鄭玄云：卜五，占用謂兩齋蒙驛克也。二衍忒，謂貞悔也。斷用從上句，二衍忒者，指謂筮事。王肅云：卜五也。筮短龜長，故卜多而筮少。占用二者，以貞悔占六爻，衍忒者，當推衍其義，以極其意。卜五占二，其義當如王解，其衍忒，宜摠謂卜筮皆當衍其義，極其變，非獨筮衍而卜否也。傳言立是知卜筮人，使為卜筮之事者，言經之此文，覆述上句，立卜筮人也。言三人占，是占此卜，筮法當有三人。周禮太卜掌一兆之法，一曰王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杜子春以為王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又云：連山，魯儀歸藏黃帝，三兆，三易皆非夏殷，而孔意必以三代夏殷周法者，以周禮指言一曰二曰三曰不辯時代之名。案考工記云：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又禮記郊特牲云：夏收，殷嗥，周冕，皆以夏殷周三代相因。明三易亦夏殷周相因之法。子春之言，孔所不取。鄭玄易贊亦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與孔同也。所言三兆三易，必是三代異法，故傳

以為夏殷周卜筮各異，三代異法，三法並卜，法有一人，故三人也。從二人之言者，二人為善，既鈞，故從衆也。若三人之內，賢智不等，雖少從賢，不從衆也。善鈞從衆，成六年左傳文，既言三法並卜，嫌筮不然，故又云：卜筮各三人也。經惟言三占從二，何知不一法而三占，而知三法並用者，全滕云：乃卜三龜，一習吉，儀禮士喪卜葬，占者三人，貴賤俱用三龜，知卜筮並用三代法也。○傳將舉至決之。○正義曰：非有所舉，則自不下，故云：將舉事，事有疑，則當卜筮。人君先盡已心，以謀慮之，次及卿士衆民，人謀猶不能定，然後問卜筮以決之。故先言乃心，後言卜筮也。鄭玄云：卿士六卿掌事者，然則謀及卿士，以卿為首耳。其大夫及士亦在焉。以下惟言庶人、明大夫及士，寄卿文以見之矣。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二曰詢國危，二曰詢寇，以敘進而問焉。是謀及之也。大疑衆也。又曰：小司寇以敘進而問焉。是謀及之也。大疑者，不要是彼三詢，其謀及則同也。謀及庶人，必是小事，若小事不必詢於萬民，或謀及庶人，在官者耳。小

司寇又曰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彼羣臣羣吏分而為二此惟言卿士者彼將斷獄令衆議然後行刑故臣與民為三其人主待衆議而決之此則人主自疑故一人主為一又摠羣臣為一也○傳人心至於吉○正義曰人主與卿士庶民皆從是人心和順也此必臣民皆從乃問卜筮而進龜筮於上者尊神物故先言之不在汝則之上者卜當有主故以人為先下三事亦然改言龜也筮則本是著名故不須改也○傳動不至遇吉○正義曰物貴和同故大同之吉延及於後宣三年左傳稱成王定鼎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是後世遇吉○傳三從至舉事○正義曰此與下二事皆是三從二逆除龜筮以外有汝與卿士庶民分三者各為一從二逆嫌其貴賤有異從逆或殊故三者各以有一從為主見其為吉同也方論得吉以從者為主故次言卿士從下言庶民從也以從為主故退汝則於下傳解其意卿士從者君臣不同也庶民從者民

與上異心也解臣民與君異心得其筮之意也四從一逆者吉可知不假言之也四從之內雖龜筮相違亦為吉以其從者多也若三從之內龜筮相違雖不知龜筮俱從猶勝下龜筮相違二從三逆必知然者以下傳云一從三逆龜筮相違既計從之多少明從多則吉故杜預云龜筮同卿士之數者是龜筮雖靈不至越於人也上言庶民又言庶民者嫌庶人惟指在官者變人言民見其同也民人之賤得與卿士敵者貴者雖貴未必謀慮長故通以民為一令與君臣等也○傳民與至決之○正義曰天子聖人庶民愚賤得為識見同者但聖人生知不假卜筮垂教作訓晦跡同且庶民既衆以衆情可否亦得上敵於聖人老子云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是也○傳二從至征伐○正義曰此二從三逆為小吉故猶可舉事內謂國內故可以祭祀冠婚外謂境外故不可以出師征伐征伐事大此非大吉故也此經龜從筮逆其筮從龜逆為吉亦同故傳言龜筮相違見龜筮筮之智等也若龜筮智等而僖四年左傳云筮短龜

長者於時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既不言而更令筮之神靈不以實告筮之得吉必欲用之卜人欲令公舍筮從卜故曰筮短龜長非是龜實長也易繫辭云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神以知來智以藏往然則知來藏往是為極妙雖龜之長無以加此聖人演筮為易所知豈是短乎明彼長短之說乃是為言耳此二從三逆以汝與龜為二從耳卿士庶民謀有一從亦是二從凶吉亦同故不復設文同可知也若然汝卿士庶民皆逆龜筮並從則亦是二從三逆而經無文者若君與臣民皆逆本自不問卜矣何有龜從筮從之理也前三從之內龜筮既從君與卿士庶民各有一從以配龜筮凡有三條若惟君與卿士從配龜為一條或君與庶民從配龜又為一條或卿士庶民從配龜又為一條若有三條若筮從龜逆其事亦然二從三逆君配龜從為一條於經已具逆以人配筮其事亦同案周禮筮人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鄭玄云於筮之凶則止何有筮逆龜從及龜

筮俱違者崔靈恩以為筮用三代之占若三占之俱主凶則止不卜即鄭注周禮筮凶則止是也若三占二逆一從凶猶不決雖有筮逆猶得更卜故此有筮逆龜從之事或筮凶則止而不卜乃是鄭玄之意非是周禮經文未必孔之所取曲禮云卜筮不相襲鄭云卜不吉則又筮筮不吉則又卜是謂瀆龜筮周禮大小卜小事筮大事卜應筮而又用卜應卜而又用筮及國之大事先筮後卜不吉之後更作卜筮如此之等是為相襲皆據吉凶分明不可重為卜筮若吉凶未決於事尚疑者則得更為卜筮僖二十五年晉侯卜納王得阪泉之兆曰吾不堪也公曰筮之遇大有之睽又哀九年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又筮之遇泰之需之類是也周禮既先筮後卜而春秋時先卜後筮者不能依禮故也

**八庶徵**  
疏正義曰庶衆也徵驗也王者用九疇為大中行稽疑以上為善政則衆驗有美惡以為人主自曰雨至一極無凶揔言五氣之驗有美有惡曰休徵敘美行之驗曰咎徵敘惡行之驗自曰王省至家用平康言政善致



美也。日月歲時至，家用不寧，言政惡致咎也。曰雨，曰  
庶民惟星。以下言人君當以常度齊正下民。曰雨，曰  
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傳雨以潤物，暘以乾物，煖以  
長物，寒以成物，風以動物。五者各以其時，所以為衆

驗。○暘音陽，乾音干，煖  
乃管反，長之丈反。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

庶。傳言五者備至，各以次序，則衆草蕃滋，庶豐也。○  
音煩，庶無甫。一極備凶，一極無凶。傳一者備極過甚，

則凶，一者極無不至亦凶，謂不時失敘。疏曰雨至無  
凶。○正義曰：雨至無

曰：將說其驗，先立其名。五者行於天地之間，人物所  
以得生成也。其名曰雨，所以潤萬物也。曰暘，所以乾  
萬物也。曰燠，所以長萬物也。曰寒，所以成萬物也。曰  
風，所以動萬物也。此是五氣之名。曰時，言五者各以

時來，所以為衆事之驗也。更述時與不時之事。五者  
於是來，皆備足，須風則風來，須雨則雨來，其來各以  
次序，則衆草木蕃滋，而豐茂矣。謂來以時也。若不  
時，五者之內，一者備極過甚則凶，一者極無不至亦  
凶。雨多則澇，雨少則旱，是備極亦凶。極無亦凶，其餘  
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日暘也。烜乾也。是雨以  
潤物，暘以乾物，風以動物也。易繫辭云：寒往則暑來，  
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是言天氣有寒有  
暑，暑長物而寒成物也。釋言云：燠煖也。舍人曰：燠溫  
煖也。是燠煖為一，故傳以煖言之。不言暑而言燠者，  
燠是熱之始，暑是熱之極，涼是冷之始，寒是冷之極。  
長物舉其始，成物舉其極，理宜然也。五者各以其時  
而至，所以為衆事之驗也。所以言時者，謂當至則來，  
當止則去，無常時也。冬寒夏燠，雖有定時，或夏須漸  
寒，冬當漸熱，雨足則思暘，暘久則思雨，草木春則待  
風，而長，秋則待風而落，皆是無定時也。不言一曰二  
曰者，為其來無先後也。依五事所致為次，下云休徵

答徵雨若風若是其致之次也昭元年左傳云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以彼六氣校此五氣雨暘風文與彼同彼言晦明此言寒燠則晦是寒也明是燠也惟彼陰於此無所當耳五行傳說五事致此五氣云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罰恆雨惟金沴木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罰恆暘惟木沴金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罰恆燠惟木沴火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罰恆寒惟火沴水思之不睿是謂不聖厥罰恆風惟木金水火沴土如彼五行傳言是雨屬木暘屬金燠屬火寒屬水風屬土鄭云雨木氣也春始施生故木氣為兩暘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為暘燠火氣也寒水氣也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土氣為風是用五行傳為說孔意亦當然也六氣有陰五事休咎皆不致陰五行傳又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是陰氣不由五事別自屬皇極也蓋立用大中則陰順時為休大之不中陰恆若為咎也○傳言五至庶豐○正義曰五氣所以生成萬物正可時來時去不可常無常有故言五者備至各以次京

須至則來須止則去則眾草百物蕃滋庶豐也釋文庶豐茂也草蕃庶言草滋多而茂盛也下言百穀用成此言眾草蕃庶者舉草茂盛則穀成必矣舉輕以明重也○傳一者至失敘○正義曰此謂不以時來其至無次序也一者備極過甚則凶謂來而不去也一者極無不至亦凶謂去而不來也即下云恆雨若恆風若之類是也有無相刑去來正反恆雨則無暘恆寒則無燠恆雨亦凶無暘亦凶恆寒亦凶無燠亦凶謂至不待時失次序也曰休徵傳敘美行之驗如此則草不茂穀不成也曰肅時雨若傳君行敬則時雨順之曰乂時孟反曰暘若傳君行政治則時暘順之○治直吏反下曰哲音制又音哲曰時燠若傳君能照哲則時燠順之○音制又音哲曰謀時寒若傳君能謀則時寒順之曰聖時風若傳君

能通理，則時風順之。

**疏**曰：休徵至風若。正義曰：既言五者次序，覆述次序之事。

曰：美行致以時之驗，何者是也？曰：人君行敬，則雨以時而順之。曰：人君政治，則陽以時而順之。曰：人君照

者，則煥以時而順之。曰：人君謀當，則寒以時而順之。

曰：人君通聖，則風以時而順之。此則致上文各以其

次序，庶草蕃廡也。曰：咎徵。敘惡行之驗。各其

若。君行狂疾，則常雨順之。曰：僭恆暘若。君行僭

差，則常暘順之。曰：豫恆燠若。君行逸豫，則常燠順

之。○豫羊庶反。曰：急恆寒若。君行急，則常寒順之。

徐又音舒。曰：蒙恆風若。君行蒙闇，則常風順之。

**疏**曰：咎徵至風若。正義曰：上既言失次序，覆述失次序之事。曰：惡行致備

極之驗，何者是也？曰：君行狂妄，則常雨順之。曰：君

行逸豫，則常燠順之。曰：君行急，則常寒順之。曰：君行

僭差，則常暘順之。曰：君行蒙闇，則常風順之。此即致

急燥，則常寒順之。曰：君行急，則常寒順之。此即致

上文一極備凶，一極無凶也。○傳：君行至順之。○正

義曰：此休咎皆言若者，其所致者皆順其所行，故言

若也。易文言云：雲從龍，風從虎，水流濕，火就燥，是物

各以類相應，故知天氣順人所行，以示其驗也。其各

反於休者，人君行不敬，則狂妄，故狂對肅也。政不洽

則僭差，故僭對人也。明不照物，則行自逸豫，故豫對

昏也。心無謀慮，則行必急躁，故急對謀也。性不通曉

則行必蒙闇，故蒙對聖也。鄭玄以狂為倨慢，以對不

敬，故為慢也。鄭王本豫作舒，鄭云：舉遲也。王肅云：舒

情也，以對照也。故為遲情。鄭云：急促自用也。以謀者

用人之言，故急為自用也。鄭云：蒙見冒亂也。王肅

云：蒙瞽蒙以聖是通達，故蒙為瞽蒙所見冒亂，言其

不曉事與聖反也。曰：王省惟歲。王所省職兼所總

與孔各小異耳。曰：王省惟歲。王所省職兼所總

羣吏，如歲兼四時。○省息。卿士惟月。卿士各有所

井反。

萬曆十五年刊

卷之二

三

卿士各有所

井反

萬曆十五年刊

卷之二

三

卿士各有所

井反

掌如月之有別。○別彼師尹惟日。○傳 衆正官之吏分

列反

治其職如日之有歲月

傳

歲月日時無易。○傳 各順常百

穀用成。又用明。○傳

傳

歲月日時無易。則百穀成。君臣無

易。則政治明。

俊民用章。家用平康。○傳

傳

賢臣顯用。國家

平寧。

日月歲時既易。○傳

傳

是三者已易。喻君臣易職。百

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傳

君失

其柄。權臣擅命。治闇賢隱。國家亂。

疏

曰王省至不寧。○正義曰既陳

五事之休咎。又言皇極之得失。與上異端。更復言曰。王之省職。兼總羣吏。惟如歲也。卿士分居列位。惟如月也。衆正官之長。各治其職。惟如日也。此王也。卿士也。師尹也。掌事猶歲月日者。言皆無改易。君秉君道。

臣行臣事。則百穀用此而成。歲豐稔也。其治用是而明。世安泰也。俊民用此。而章在官位也。國家用此。而平安。風俗和也。若王也。卿士也。師尹也。掌事猶如日月。歲者是已。變易。若失其柄。權臣各專恣。百穀用此。而不成。歲饑饉也。其治用此。昏闇而不明。政事亂也。俊民用此。而甲微皆隱遁也。國家用此。而不安。泰時世亂也。此是皇極所致。得中則致善。不中則致惡。歲月日無易。是得中也。既易。是不中也。所致善惡。乃大於庶徵。故於此敘之也。○傳王所至四時。○正義曰。下云庶民惟星。以星喻民。知此歲月日者。皆以喻職事也。於王言省。則卿士師尹亦為省也。王之所省。職無不兼。所總羣吏。如歲兼四時。下句惟有月日。羣臣無喻時者。但時以統月。故傳以四時言之。言其兼下月日也。○傳衆正至歲月。○正義曰。師衆也。尹正也。衆正官之吏。謂卿士之下。有正官大夫。與其同類之官。為長。周禮大司樂。為樂官之長。太卜為卜官之長。此之類也。此等分治其職。屬王屬卿。如日之有歲月。言其有繫屬也。詩稱赫赫師尹。乃謂三公之官。此以

師尹為正官之吏，謂大夫者，以此師尹之文在卿士之下，卑於卿士，知是大夫，與小官為長，亦是眾官之長，故師尹之名同耳。鄭云：所以承休咎徵言之者，休咎五事得失之應，其所致尚微，故大陳君臣之象，成皇極之事，其道得則其美應如此，其道失則敗德如彼，非徒風雨寒燠而已是也。庶民惟星。

星有好風，星有好雨。

星民象，故眾民惟若星。箕星

好風，畢星好雨，亦民所好。好呼。日月之行，則有冬

有夏。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度，君臣政治大小各

有常法。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月經於箕，則多風，離

於畢則多雨，政教失常，以從民欲，亦所以亂。疏庶民

雨。正義曰：既言大中治民，不可改易，又言民各有心，須齊其性，言庶民之性，惟若星然，星有好風，星有

好雨，以喻民有好善，亦有好惡。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言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道，喻君臣為政，小大各有常法。若日月失其常道，則天氣從而改焉。月之行，度失道，從星所好，以致風雨，喻人君政教失常，從民所欲，則致國亂，故當立用大中，以齊正之，不得從民欲也。傳星民至所好。正義曰：星之在天，猶民之在地，星為民象，以其象民，故因以星喻，故眾民惟若星也。直言星有好風，不知何星，故云箕星好風也。畢星好雨，亦如民有所好也。不言畢星好雨，具於下傳。傳日月至常法。正義曰：日月之行，四時皆有常法，變冬夏為南北之極，故舉以言之。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度，喻人君為政，小大各有常法。張衡蔡雍王蕃等說：渾天者皆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體圓如彈丸，北高南下，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極去南極直徑一百二十度，弱其依天體隆曲，南極去北極一百八十二度，疆正當天之中央，南北二極中等之處，謂之赤道，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春分日行赤道，從此漸北，夏至

赤道之北二十四度去北極六十七度去南極一百一十五度日行黑道從夏至日以後日漸南至秋分還行赤道與春分同冬至行赤道之南二十四度去南極六十七度去北極一百一十五度其日之行處謂之黃道又有月行之道與日道相近交路而過半在日道之裏半在日道之表其當交則兩道相合交去極遠處兩道相去六度此其日月行道之大略也王肅云日月行有常度君臣禮有常法以齊其民○  
傳月經至以亂○正義曰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是離畢則多雨其文見於經經箕則多風傳記無其事鄭玄引春秋緯云月離於箕則風揚沙作緯在孔君之後以前必有此說孔依用之也月行雖有常度時或失道從星經箕多風離畢多雨此天象之自然以箕為簸揚之器畢亦捕魚之物故耳鄭以為箕星好風者箕東方木宿風中央土氣木克土為妻從妻所好故好風也畢星好雨者畢西方金宿雨東方木氣金克木為妻從妻所好故好雨也推此則南宮好陽北宮好燥中宮四季好寒以各尚妻之所好故也

未知孔意同否顧氏所解亦同於鄭言從星者謂不應從而從以致此風雨故喻政教失常以從民欲亦所以亂也上云日月之行此句惟言月者鄭云不言日者日之從星不可見故也  
**九五福**一曰壽傳百二十年二曰富傳財豐備三曰康寧傳無疾病四曰攸好德傳所好者德福之道五曰考終命傳各成其短長之命以自終不橫夭傳橫華孟反又如字六極

一曰凶短折傳動不遇吉短未六十折未三十言辛苦○凶馬云終也折二曰疾傳常抱疾苦三曰憂傳時設反又之舌反四曰貧傳困於財五曰惡傳醜陋六曰弱傳多所憂

庭劣○庭鳥疏九五福至曰弱○正義曰五福者謂黃反人蒙福祐有五事也一曰壽年得長

也。二曰富家豐財貨也。三曰康寧無疾病也。四曰攸好德性所好者美德也。五曰考終命成終長短之命不橫天也。六極謂窮極惡事有六。一曰凶短折遇凶而橫天性命也。二曰疾常抱疾病。三曰憂常多憂。四曰貧困乏於財。五曰惡貌狀醜陋。六曰弱志力。五福六極如次者。鄭云此數本諸其尤者。福是人之所欲。以尤欲者為先。極是人之所惡。以尤所不欲者為先。以下緣人意輕重為次耳。○傳百二十年。○正義曰人之大期百年為限。世有長壽云百二十年者。故傳以最長者言之。未必有正文也。○傳所好至之道。○正義曰人所嗜好稟諸上天。性之所好不能自已。好善者或當知善是善。好惡者不知惡之為惡。是善故好之無厭。任其所好而觀之。所好者德是福之道也。好德者天使之然。故為福也。鄭云民皆好有德也。王肅云言人君所好者道德為福。洪範以人君為主。上之所為。下必從之。人君好德。故民亦好德。事相

通也。○傳各成至橫天。○正義曰成十三年左傳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言命之短長。雖有定分。未必能遂其性。不致天枉。故各成其短長之命。以自終。不橫天者亦為福也。○傳動不至辛苦。○正義曰動不遇吉者解凶也。傳以壽為百二十年。短者半之為求。六十折又半為求。三十辛苦者味也。辛苦之味入口。猶困厄之事在身。故謂殃厄勞役之事為辛苦也。鄭玄以為凶短折皆是天枉之名。未亂曰凶。未冠曰短。草木曰折。漢書五行志云傷人曰凶。禽獸曰短。草木曰折。○傳天是也。兄喪弟曰短。父喪子曰折。並與孔不同。○傳厄劣。○正義曰厄劣並是弱事。為筋力弱。亦為志氣弱。鄭玄云愚惛不毅曰弱。言其志氣弱也。五行傳有致極之文。無致福之事。鄭玄依書傳云凶短折思不睿之罰。疾視不明之罰。憂言不從之罰。貧聽不聰之罰。惡貌不恭之罰。弱皇不極之罰。反此而云王者思睿則致壽。聽聰則致富。視明則致康寧。言從則致攸好德。貌恭則致考終命。所以然者不但行運氣

性相感以義言之以思睿則無擁神安而保命故壽若蒙則不通殤神天性所以短折也聽聰則謀當所求而會故致富違而失計故貧也視明照了性得而安寧不明以擾神而疾也言從由於德故好者德也不從而無德所以憂耳貌恭則容儼形美而成性以終其命容毀故致惡也不能為大中故所以弱也此亦孔所不同焉此福極之文雖主於君亦兼於下故有貧富惡弱之等也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

賦宗廟彝器酒罇賜諸

侯。○班本又作分器。傳言諸侯尊卑各有分也。亡。○

扶問反。疏武王至分器。○正義曰武王既以勝殷制

班賦宗廟彝器以賜之於時有言誥戒勅更敘其事

侯者立邦國封人為諸侯也樂記云封有功者為諸侯詩賚序云大封於廟謂此時也釋言云班賦也周

禮有司尊彝之官鄭云彝亦尊也鬱鬯曰彝彝法也言為尊之法正然則盛鬯者為彝盛酒者為尊皆祭宗廟之酒器也分宗廟彝器酒尊以賦諸侯既封乃賜之也。○傳言諸至也亡。○正義曰篇名分器知其篇言諸侯尊卑各有分也昭十二年左傳楚靈王云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十五年傳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杜預云謂明德之分器也是諸侯各有分也亡。



言政卷十二  
 三五  
 言政卷十二  
 三五  
 言政卷十二  
 三五

言政卷十二  
 三五  
 言政卷十二  
 三五  
 言政卷十二  
 三五

